

太上道德寶章

重刊道藏輯要

太上道德寶章翼 卷上

白玉蟾真人 章句

復圭子程以甯闡疏

道

李清菴曰道之可以道者非真常之道也夫真常之道始於無始名於無名擬議卽乖開口卽錯設若可道道是甚麼既不可道何以見道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何如卽是若向這裡下得一轉語參學事畢矣其或未然須索向二六時中興居服食處回頭轉腦處較勘這個巍巍的活潑潑的不

與諸緣作對應是個甚麼校勘來校勘去校勘到校勘不得處忽然摸着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這個原是自家有的歷百劫以來不曾變易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道行住坐臥不離這個况覆載之間頭頭物物都是這個亘古亘今只是這個生天生地只是這個至於日用平常動靜作息只是這個一切有形皆有敗壞惟有這個常在天地虛空亦有敗壞只有這個不壞只這個雖鐵眼銅睛覷不破爲甚覷不破只傷他不曾覷面相逢縱饒覷面相逢也是蹉過且道蹉向甚麼處去不得亂走畢竟作麼會清菴向這裡分明舉似只是欠人承當倘遇知音剔起眉毛薦取咄昨夜江頭新雨

過今朝依舊遠山看

德

德之一字亦是強名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執持凡有施設積功累行便是不德也只恁麼不修習不用功死如槁木待德之自來終身無德也這個德字愈求愈遠愈執愈失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只這兩句多少分明只是欠承當若是個信得及的便把從前學解見知聲聞緣覺一切掀倒向平常踐履處把個損字來受用損之又損損來損去損到損不得處自然玄德昭著方信無爲之有益經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又云玄德深

矣遠矣會麼不離當處常自然覓到知君不可見

經

經之一字亦是強名聖人爲見世人隨情逐幻嗜慾迷真中心業識之擾攘靈地無明之熾盛是以天真喪失橫夭傷殘不能復其本元於是用方便力開善誘門接引羣迷使歸正道故著書設教強名曰經經者徑也眾所通行之大路也雖然讀是經者却不可泥在語言三昧上亦不可離了此經向外尋求須是向自己分上着意把這五千遺言細細咀嚼點點畫畫不要放過忽然嚼得一句半句透這一部經都在自己方信道開口不在舌頭端到這裡打開自己寶藏把出自

已經來橫拈倒用不惟這一部經至於三十六部尊經一大藏教典從頭徹尾轉一遍只消一喝都竟還委悉也麼平地起風波青天轟霹靂諦聽諦聽

體道章第一

道○如此可道非常道可說即不名強名可名非常名謂之道而已

無○是道即此名天地之始道生一是有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

母一無生萬有萬有歸故常無虛心欲以觀其妙見物知道知

心則自常守中欲以觀其微微音竅身有生此兩者萬有一

亦無無然運化同出而異名萬法歸一心本空同謂之玄道非欲虛虛自歸之

玄之又玄虛裏藏真眾妙之門悟由此入用之無窮

復圭子曰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君之學全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惟演此一章已耳儒之所謂道者路也以日用常行言老之所謂道者直指本體言公同子曰第一道字大道也第二道字卽大道非口道之道分別在一可字凡人驟觀第二道字謂口道之道既有可口道之道則必有不可口道之道矣是可道與不可道二也旣爲大道豈容口道稍涉擬議便非尋常日用常久不壞之道復圭子曰道之一字且不可強加况又可強名之乎名以名此道也而不知道無以名爲也造化密移四時默默中行百物默默中生必欲歸名於道豈萬古不易之常名乎無能生有故

無爲天地之始者道也道生天地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無極是也有彰乎無故有爲萬物之母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統體一太極是也以上數句皆指造化之渾淪大道而言故常無欲以下則近指人身道妙而言令人知修道也於二觀字可見故常無二字作一句欲以觀其妙太上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無要以觀其道之妙處常有二字作一句欲以觀其微微卽妙中之孔竅也太上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要以觀其道之竅處竅生於妙有欲生於無欲此兩者於不見中親見於親見中不見其出同特其爲名異耳旣名爲妙又名爲竅則雖有欲而實未嘗有欲故同謂之玄凡遠

而無所至極者其色玄故以名道玄不足以盡之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迹故曰玄之又玄生仙生佛在是生天生地在是生人生萬物亦在是豈非眾妙之門乎此一章已盡全部道德之旨又曰有無名而後有有名凡名不永者有名爲崇故也常者久而不變之謂渾而無奇之稱旣曰常又曰玄所以益明常之不可易不可加也聖人特常之至者耳程俱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嘗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聖人其所示現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

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君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筆乘謂太上實非舍有以求無苟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爲無蓋當其有時實未嘗有乃真無也故不滅色以爲空空卽色不捐事以爲空事卽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爲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爲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無常有哉噫安得知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李清菴曰予謂無欲者無心作爲自然也有欲者有心運
用工夫也無爲則能見無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爲則能見有
名之微全其命也有與無性與命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去去
之又去有無交入性命雙全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卽無欲觀妙之義也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卽有欲觀微之義也致中
和天地位萬物育卽去之又去之義也所謂欲者欲人之不
可之謂

可道必名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養生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求為美，斯惡已。不得美名。○不皆知善之為

善人，善斯不善已。反為惡人。○善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難易

相成。先難後易，先易後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相傾。天旋地轉，本無高卑。聲音

相和。一風所鳴，萬籟相應。前後相隨。往古即今，來今即古。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貴

自然，行不言之教。道寓於物。萬物作而不辭。無必生有，安得不生，倘若

生而不有。無非幻妄。為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功成而不居。豈可

為實夫惟不居。忘外而不自存。是以不去。忘情

復。圭子曰：大道無名，原無美惡，亦無善不善，自混沌鑿而

惡分，因有善不善，蓋至美不美，至善不善，美中藏惡，善中寓

不善，非天下所得而知也。故人之所謂美且善者，豈真美且

善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相生合抱之
木起於毫芒百尺之臺潰於蟻穴是之謂難易相成人知臨
短以爲長不知卽短以爲長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長短
相形乎高者不可使卑卑者不可使高一一定之高下也若天
道高而下降地道卑而上升非高下相傾乎空谷傳聲聲應
氣求一清一濁遞爲抑揚則聲音相和也古以今爲後而隨
前來亦以今爲前而隨後往則前後相隨也已上相生相成
相形相傾相和相隨六者皆自有爲而致也惟聖人洞知其
故已雕已琢復歸於朴處無爲之事以道而治也行不言之
教以身而教也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忘

物也萬物並生生而不有忘形也如造化雖能有所作爲而不自恃其能忘情也如四時雖有成物之功而不自居忘成也夫惟不居其功是以生成之功歸天地參贊之功歸聖人天地也聖人也一也功豈去天地聖人哉○碧虛子曰美善生於妄情以情之所好爲美情之所惡爲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爲善以已之所非爲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蓋美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爲美

蓋未盡善也

知則善惡互生難易對陳勢必爭尚賢德故次之以不尚賢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為子當孝為臣當忠使民不爭飽不思食不貴難得之貨黃金與土同價

使民不為盜如他意不見可欲耳目之間使心不亂去即喚是

以聖人之治虛其心是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公河上云

愛精重施髓滿骨堅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識

恐為無為則無不治

復圭子曰尚賢好名也名爭端也若上不好賢則民自然不

爭貴難得之貨好利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盜伯夷死
名於首陽爭名也盜蹠死利於東陵爭利也豈非上之人所
尙在名所貴在貨哉苟上者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
其志而心不亂矣非閉目而不見也謂天下無可欲者動其
中耳是以聖人之治以下虛心實腹弱志强骨八個字分明
是指點金丹大道教人下手處蓋人之不能入道者緣心上
不淨一團名利牽扯心不虛也方寸幾何莫非嗜欲所填塞
則元精元氣元神不存爲一空殼而腹不實矣虛心二字談
何容易心必如太空任浮雲之往來而太虛之體自若如是
則元精元氣元神固而腹始實矣心猶體也所以宅神君氣

統精而志則心之發竅處也志強則心未免外馳骨力必受其損故弱其志而後能強其骨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棖也慾焉得剛則骨弱矣嘗使民無知無欲是復歸於混沌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不敢鑿其混沌矣爲者始於有作人難見也無爲者及至無爲眾始知也則無不治者大修行人以身爲國以精不動搖謂之民安神氣充裕謂之國富而國胡不治之有蘇註尙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

未嘗遺於野而不用賢也獨不尙賢耳未嘗委之地而棄其
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所欲而稿木死灰也獨內不存諸
心外不遺其跡而已矣呂註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
腹弱其志强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
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
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嘗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嘗使
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尙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爲之
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如此則爲無爲而無不治矣

尙賢尙貴則爭欲之心起矣惟聖人治之以虛故次之以
道沖而用之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

○太虛 同體

或不盈

虛中

淵乎似萬物之宗

心也

挫其銳

斂神不露 鋒芒

解其紛

止念

和其光

藏心於心 而不見

同其塵

混心於物

湛兮似若存

存神於無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惟道 為身

釋德清曰此讚道體用微妙而不可測也冲虛也盈充滿也

淵靜深不動也宗依歸也謂道體至虛其實充滿天地萬物

但無形而不可見故曰用之或不盈謂道體淵深寂寞其實

能發育萬物而為萬物所依歸但生而不有為而不宰故曰

似萬物之宗 沈蛟門曰銳則有觸紛則多端光則有分別

塵則渾然無跡大道挫挫芒銳而無圭角 解釋紛結而無繫

累和戢光耀而無英華惟混世同俗並居雜處而不自表潔
湛然澄徹非存非非存泰定之中天光自燭真一之妙洞在
目前其沖虛如此吾不知誰之子而能臻此化境其亦象先
天一氣統帝之元耳復歸於朴 復圭子曰挫銳解紛和光
同塵皆是太上生平受用妙處他日點化楊朱曰而睢睢而
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亦是挫銳解紛和光
同塵之意學者知此體認工夫則處處有着落而入道不難
矣

沖虛淵靜爲萬物所宗尋其宗先乎天地故次之以天地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為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為心也以百

姓為芻狗向自忘我豈有他哉天地之間心也其猶橐籥乎運而不息虛而不

屈用之無窮動而愈出純亦不已多言數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

王純甫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是太上自危自戒之言也蓋

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

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覩其真而徒為嘵嘵也則吾

說窮矣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不可名者也守此而

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太上著書談道而其言

若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為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狗

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慘刻原於

道德也自史遷已然况其他乎此卽多言數窮之一驗也太
上蓋預知之矣 復圭子曰猶似也橐卽皮鞞乃鼓風鑄物
之器籥卽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用之則伸不用則虛以自
處置之而不以爲屈故曰虛而不屈若用之則觸動其機而
風生愈出愈有故曰動而愈出蓋道原自虛中來豈涉言詮
渾然無跡豈落象數故多言數窮卽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
謂也併芻狗橐籥之喻皆贅談不如守中者吾守中而歸於
忘言斯包含無窮乃得之矣 嚴君平曰芻草也謂束芻爲
狗古人用以祭祀除祲不祥用已而棄之言當用之時不甚
愛及乎棄之亦不爲憎也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甯陰陽交

通和氣流行泊然無爲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市恩
施澤而有以爲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明王聖
主非竭智盡能顯仁示德而有以爲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
百姓爲芻狗也

橐籥含虛而不屈者由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

此心本無
生死

是謂玄牝

同此一天
一陰一陽

玄牝之門

念頭動
處○一

闔一

是謂天地根

惟心

綿綿若存

只是如此
無休無歇

用之不勤

無爲
而已

○無物不成用不勞
也故曰用之不勤

白真人曰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氣天之谷含造化容

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稟也亦有谷焉
其谷藏眞一宅元神是以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
之泥丸又曰黃庭曰崑崙曰天谷其名頗多乃元神所住之
宮其空如谷而元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
日則接於物夜則接於夢神不能安久而自定性入自然無
爲妙用未嘗至於勤勞迫切故曰用之不勤卽此而觀則玄
牝爲上下二源烝母昇降之道明矣世人不窮其根源便以
鼻爲玄口爲牝則玄牝之門又將何以名之孫眞人曰腎之
前臍之後大腸左小腸右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也玄關
卽是玄牝出入之門天地未判父母未生鴻蒙之初乃是先

天真一之炁耳 釋德清曰牝物之雌者卽所謂萬物之母

也用卽出入之樞機謂道爲樞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沈蛟門謂生天生地皆由此出

故謂之門謂之根非玄牝之外又有門門之外又有根也綿

綿之義有三至柔也至微也至長也若存者不可謂之存不

可謂之非存也至人無惰故無勤凡人有作必有輟愈勤則

必有不勤者繼之天一日一周而未嘗勤行一度斯至人所

謂用之不勤也 薛蕙曰自古爲玄牝之說者往往不本谷

神而別爲異說皆非老子之本旨也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

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至哉言乎蓋卽谷神之說也嘗爲之說

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見者
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
者皆彼萬物之跡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
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為神也非通神明之德者孰能識
之

綿綿不絕得天地之根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湛然無為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心亦如此無為以其不自生

此心長存故能長生本無生滅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身先無乎不在外其

身而身存今古如此非以其無私耶天地與我同根故能成其私我即

天地天地卽我以
其無我故能成我

釋德清曰此接上章用之不勤之義也言天地以不生故長
生以比聖人忘身故身存也意謂何物長久惟天地長久然
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其次則聖人長久是以
聖人體天地之德不自私其身以先人忘我也則人樂推而
不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 復圭子曰聖人有軀殼之法身
有元神之眞身聖人不養形而養神者以軀殼有壞這個不
壞耳後身後此法身也而身先者則此眞身透有無乘虛空
而超乎萬有之上也外身外此法身也而身存者則此眞身
入水不溺入火不焚而與天地並存也眾人皆後而聖人獨

先眾身皆亡而聖身獨存無乃似私乎不知聖人恥獨爲聖人無私也而人盡自暴自棄不肯學聖人故覺聖人私其道於已而成其私耳其實何私之有 薛蕙曰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顧由於後外其身而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卽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 程俱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

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為中道天者亦幸矣老君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尤老君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生未之思耳

聖人後身外身柔順利物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

性猶水也水善不為物所

利萬物而不爭

初何心哉○

處

眾人之所惡

於我何有故幾於道

心亦如此○河上

居善地

無所擇也○捨

高就下有所心善淵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眞實應物正善治無往不正○治穢濁

而不染平高原而不勞事善能無爲而無所不爲○動善時與時偕行夫惟不

爭方寸不競○不與人逆故人不爭故無尤亦不以爲福也○無尤則上善矣

釋德清曰此言柔順之德無往而不善也上最上謂謙處不

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妙在利萬

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無可不可惟處於下世人皆好

高而惡下惟聖人能藏垢納汙處眾人之所惡幾近也無往

不善故幾於道蘇子由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

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成形故其理同道

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
 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
 利澤萬物施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
 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
 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人非
 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道體虛無貴不盈而善持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

無欠無餘

不如其已

放下身心

揣而銳之

貴欲無為

不如長保

謹而不失

金玉滿堂

儉視儉聽 裕然有餘

莫之能守

終日如愚 ○河上公云 嗜慾傷人財多累身

富貴而

驕潛心

自遺其咎

寂然不動何咎之有 ○一涉驕奢必致禍患

功成名遂

月到天心 處風來水

面身退天之道

退自有餘 ○天地合德 ○全是謙卑遜順之義

復圭子曰此接上章上善若水之義持捧也盈滿也已止也

不如弗持也揣揣摩也銳思慮精銳也不可長保即人之不

可謀者天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為不善况盈而不持銳

而不揣者乎金玉非世上黃金白玉乃吾身神氣精之三寶

金液玉液是也曰滿堂猶滿身人人本具個個圓成僊佛盡

人可作而莫之能守元神元氣元精琢喪殆盡所存者僅後

天之神氣精耳知玉液金液還丹誰乎若富貴而驕止知堆

金積玉而不知自喪本來之金玉鑿心自遺其咎併世間之金玉亦莫能守矣四時之運得序者進成功者退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猶不能常盈況於人乎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分明是指點富貴之人當退而修真訪道物色高人推究天道○白真人曰有人要識長生訣只是搜尋造化根古者虛無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一氣一氣分陰陽陰陽爲天地天地生萬物則是造化之根也謂富貴之人最難省悟故有此一段議論○劉師玄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

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外物盈滿銳心富貴不若抱一無咎故次之以載營魄抱

能無章第十

載營魄安心抱一○能無離甚處去來專炁致柔純清絕點○二物

能嬰兒混然一片○純一滌除玄覽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塵淨鑑明能無疵

如身一心愛民治國怡神養氣能無為無念無為無思無慮○天門開闔

心地開明能無雌一而不二○出入明白四達一理能無知終日如愚○黜

聰屏智和光同塵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含萬象○生而不有心同為太虛

而不恃智周萬物○長而不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為而無為應

事無跡謂之深玄之德

復圭子曰此章太上明明發洩金丹大道世儒不讀丹書未

聞秘訣而欲以吾儒經史諸子百家解道德經是以凡見而

窺仙俗骨而測佛地下人而談天上事此必不得之數予請

以所得道家之膚見而洩其一二可乎載如車之載物也營

營衛也載營魄軀殼載之也此凡人之所同至抱一能與營

魄而不離則神人之所獨呂祖云精神氣血歸三要南北東

西共一家一即丹也抱一則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化為虛

矣此不二法門長生久視之道然必自調息始見鼻中氣出

入如烟烟象微消成白久之而息微是專氣致柔也先天祖
氣惟嬰兒完全學人養氣能從後天以復先天如嬰兒乎此
是鍊精化氣工夫玄覽卽同謂之玄玄字也大道旣不可名
又豈可覽乎玄覽者見解也稍著見解卽爲大道之疵類矣
故必滌除玄覽渾然粹白能無疵乎此爲鍊氣還神工夫身
爲國心爲君精爲民愛民者愛此精氣也精氣不虧分毫已
滿一升六合之數乃得藥之時有作有爲之事後來工夫純
熟民不期安而自安國不求治而自治能無爲乎及至無爲
眾始知也此爲鍊神返虛工夫天門卽泥丸宮也神人之所
棲又謂之天谷至於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則純陽而無陰矣

然自然有一點如霧如電之陽入玄門透長谷而竟上泥丸
有開無闔不是道有闔無開亦不是道霎時霹靂一聲忽爾
天門頂破真人出見大神通如是則四大虛空皆我光明所
燭而已不有其知斂神發光復歸於虛空非能無知乎此爲
鍊神合道工夫生之畜之者天地也天地有生成而不有之
以自私天地有作爲而不恃之以爲能宰者總也天地有長
養而不宰之以自居天地之玄一聖人之玄也玄德卽玄門
爲聖爲賢者此玄也成仙作佛者此玄也是之爲玄德天地
與聖人同此玄同此德也 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個是
甚麼樣工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

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有專氣致柔之和則物歸如輻之轉轂故次之以三十輻共一轂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如三十日是也共一轂一月是爾當其無月大有車之用雖是月小

○轂空車得行埏埴以為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有

器之用問有不及亦見天工鑿戶牖以為室萬象森羅當

其無神不守舍有室之用聖愚同性故有之以為利得此父母

無之以為用存吾厥初何然

首載章句 太上道德 心集三

釋德清曰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空處以此爲喻譬如天地有形也人皆知天地有用而不知用在虛靈無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而實用在無也然無不能自用須賴有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猶濟也老君之學要卽有以觀無若卽有以觀無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此其宗也 沈蛟門曰車也器也室也皆有也天下所賴以濟者也故曰有之以爲利車之受軸器之受物室之受明皆無也三者所賴以濟者也故曰無之

以爲用按古者一車三十輻法一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眾輻共湊之埏也和土以爲器無轂中受軸處器中之虛處戶牖之空處其有之以爲利人皆知之而無之以爲用非老君不能發其妙也一部莊子多言無用之用

上章發明虛用虛其用則不爲色聲諸根所惑故次之以

五色五音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青黃赤白黑令人目盲其機在目志之所五音宮商角徵羽令人耳

聾貪外喪內五味甘辛酸鹹苦令人口爽忘其自然馳騁田獵

心猿意馬令心發狂不定身心無所歸難得之貨金玉令人行妨所

太上首德 心集三

惟心惟心守一

○意為物轉 是以聖人為腹

其樂也內境不出

不為目

耳隨聲走眼被色迷

○收視

故去彼取此

見色明心聞聲悟道

釋德清曰此言物欲之害教人祛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

虛明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本無可欲人以為可欲而貪之

眼淫於色而失無色之色故盲耳淫於聲而失無聲之聲故

聾舌淫於味而失無味之味故爽心則流逸奔境而失其正

定故發狂行則貪逐貨利而失其正操故有妨惟聖人知量

知足為腹者實其腹也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為

目者舉一以包四也羅綺千箱不過一暖食前方丈不過一

飽其餘皆榮觀而已故聖人為腹不為目去外面之紛華取

在內之真實

為腹不為目忘我之事故次之以寵辱若驚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無榮無辱此心泰然○寵是辱先

貴大患若身

思患預防○身為患本貴重也

何謂

寵辱

貴賤貧富

寵為下

人之所惡

得之若驚

苟非吾之所有○居安慮危

失之若驚

雖一

莫取

是謂寵辱若驚

於我何有

何謂貴大患若身

安危累吾心得喪累吾性吾所

以有大患者

心之不甯身之不安

為吾有身

有我則有身無我則無身

及吾無身

湛然一天

我亦非我

吾有何患

忘我忘世天真自然

故貴以身為天下

心猶君也身猶天下

則可以

寄天下

百年如過客萬物如逆旅

愛以身為天下

能治其身亦猶治國

乃可以託天下

可以久而不失

復圭子曰此上下文雖議論疊疊而所重不過及吾無身一句看得破則上下文如劈竹矣古之達人驚寵若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重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何謂寵辱若驚蓋爲人上者寵人爲人下者寵於人寵雖與辱對辱無得失而寵有得失故寵爲下苟一旦得失驟至未有不驚駭者何謂大患若身人生大患有二非人道之患卽陰陽之患遭此患者則此身爲之累也及吾無身非無真身也解脫此肉身則二患不能入卽白真人所謂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合有氣不能合無氣是無身乃超世之事爲一己不爲天下也若經世者亦必先有已而後

有天下彼不貴重其身而爲塵勞所役則自治且不暇安能
寄天下不愛惜其身而做精殫神則保身且未遑安能保天
下此所以貴以身爲天下貴以其清虛恬淡之身愛以身爲
天下愛以其富貴不與之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
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陸
希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甯吉凶
未嘗息安足爲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惟能費用其身以
爲天下愛用其身以爲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
也夫如是則得失不在己憂患不在身乃可以大位寄託之
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心也 張洪陽曰寵辱若驚是忘名

的事貴大患若身是忘形的事忘名而心不驚忘形而身不

累至矣

非順道無形者不能無寵辱故次之以視之不見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身中之心○大象無形視不可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心中搏

之不得名曰微

性中

此三者不可致詰

不可以說說惟當以意會○河上公云無色無

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

故渾而為一

○同歸於一而已矣

其上不皦

無性

體○莫

其下不昧

神無方○莫顯乎微

繩繩兮不可名

綿古亘今昭然獨存○非一色也不

可以五色分非一聲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

復歸於無物

見物便見心○藏身處沒

辨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

是謂無狀之狀

心無形相○道無形

無物之象

性無形象○一無物象而

跡能與萬物作形狀

與萬物神無去來是謂忽恍親見中不見迎之不見其首其來非今隨之不見

其後其去非古執古之道本無圓成以御今之有本無生死

○無為之道窮無極而長存能知古始古即今今即古聽其是謂道紀如是如是

為之道固無彰有

復圭子曰至色無色其名曰夷着視不得至聲無聲其名曰

希着聽不得至形無形其名曰微着執搏不得此三者曰不

能言又安可詰問一分為三三復合而為一所謂大道體虛

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天處上而明地處下而暗萬物處

中而繩繩不絕惟此混然一者在上而不加明在下而不加

暗在中繩繩生萬物而不可名終復歸於無物而不可知所

謂藏萬物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藏萬物無狀而天下之狀從此出不見中親見是謂無狀之狀無物而天下之象從此出親見中不見是謂無物之象總之視不見聽不聞搏不得若忽若恍其起無首其卒無尾本無圓成本無生死果能執古無爲自然之道以御今世之有爲聽其自古自今自今自古能知古始所出之自而不遷其德是謂道紀如是如是 薛蕙曰古之道卽無也觀其對今之有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在今始有也今之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卽古之道人之應物不知本源之無物而惑於外物以自累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爲真宅以有事爲應跡事雖萬變

而在我之不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操易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之儒大抵謂老君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眾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君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蓋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君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悖其虛無之本耳觀老君之旨若此著明而古之善言老君者未嘗舉以爲說

以解世俗之惑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君之言較然若此而論之者乃如彼則於考文者固已疎矣況其深遠之意乎

能知道紀便為善士故次之以古之善為士者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明心見性微妙圓通允執厥中深不可識吾道一以貫之不可得而聞也

○清靜光明夫惟不可識惟精惟一故強為之容謂之道也皆無心焉豫兮若

冬涉川得處徹骨猶兮若畏四隣君子慎其獨儼兮其若客無不敬渙兮若

水之將釋心聞神悟敦兮其若樸終日不違如愚曠兮其若谷庶乎屢空臆則屢中○空

其渾兮其若濁心與道冥○不垢不淨是也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澄之不

不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昔既不生今亦不滅保此道者道不假修但莫汙染不欲

盈道無窮心無盡夫惟不盈有成亦有敗道本無成無敗故能傲潛龍勿用不新成喚

如如早是變了也

復圭子曰今之為士者昭昭揭日月而行惟患人不知古之

善為士者獨不然藏器韜光去粗而微微極而玄玄極則無

所不通其精深也不可測而測吾於其不可測處而強為之

形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猶豫行不進貌冬涉川

謂不敢遽進畏四隣謂不敢妄動儼若客儼謂肅然可觀若

客謂謙退不敢直前渙兮若水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謂

水泮易溺如恐陷也以上四語皆畏慎之至至人應世之象

敦兮其若樸如木未雕無文飾也曠兮其若谷曠空也谷虛無不受也渾兮其若濁藏垢納汙和光同塵也此三語者皆混沌之意至人混世之象蘇子由曰中民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止而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安之滅性也則久而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不欲盈不使之盈也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而不敝者鮮矣夫惟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亘古亘今能與天壤俱敝不見其舊而壞安見其新而

成耶苟學道之士慕其新成則與道異矣非大成之道也故

曰大成不缺其用不做

能與天壤共傲者冲虛之善士也故次之以致虛極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忘形守靜篤忘心萬物並作忘物吾以觀其復照見天

地夫物芸芸身外無為各復歸其根洞見本來歸根曰靜無生無滅

靜曰復命我無生死我不能無生死復命曰常常光見前知常

曰明心死方得神活不知常道不可以妄作凶一念所形無非

吉失道則凶悟道魄滅然後魂昌知常容其大無外容乃公其小無內

退公乃王能為萬物主王乃天本有之天天乃道一炁之始萬

道哉耳要 太上道德 三五 心集三

終道乃久道道即心心即沒身不殆心無生死道無往來○
窮道無盡天地雖變這個不壞

復圭子曰虛靜者乃道之本體得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

淨如浮雲雖往來而太虛之體自若其虛極矣致即致中和

之致主心言而心中之性原靜也前念靜後念不靜未守靜

也即靜之中猶有纖微倚着亦是守靜不篤也故必虛而又

虛靜而又靜然後可謂之致虛極守靜篤也並作猶言並生

也吾不觀其作而觀其復觀復者在易為雷在地中在十二

辟卦即為十一月之復卦在堯夫則為月窟天根在玄門則

為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在禪門則為本來面目凡人止

知觀泰觀乾不知觀復任其至剝至坤純陰而命終矣不知

物雖芸芸枝葉扶疎而終各歸其根夫春生夏長皆動時至
歸根則靜矣乃觀復之時是謂復命矣物能歸根復命者松
栢青青百千歲而不朽何爲人獨不知歸根復命乎歸根是
得藥事復命是得丹事太上明以大道指點世人先哲註道
德經皆夢中說夢常者常常如此人至死日曰無常故復命
曰常可與天地同久人患不知此常道耳能知此常道曰明
明者不啻明見致虛守靜之理歸根復命之竅且明從日從
月一陰一陽之謂也若不知常明之道而妄作行旁門者必
凶知常容卽一粒粟中藏世界洞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也
容乃公卽仙佛之欲度世人甚於世人之求仙佛也人王主

宰天下天王主宰造化公乃王所謂跳出陰陽之外陶鑄造化而不為造化所陶鑄也王乃天我心即天心天乃道我道即天道道乃久我命即天命沒身即解脫也萬物有壞這個不壞何始之有白祖曰形中以神為君神乃形之命也神中以性為極性乃神之命也養形中之神以合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也

知常之人道同太上故次之以太上

洞風章第十七

太上

心之精神是謂之聖

下知有之

萬物皆有此理

其次親之譽之

有物生天地無名本寂寥

○可親可譽便不自然

其次畏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知其畏敬

其次侮之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全無
忌憚
信不足
不知有此理
有不信
平常心是道不用生
猶其

貴言
言何
功成事遂
此理素存
百姓皆謂我自然
圓陀陀光灼灼淨鞿鞿赤

灑灑

復圭子曰太上謂太上之世結繩而治也下民不知親已不

知疎物僅知上之有君長而已是愛憎之心尙未起此無爲

而治也其次有爲而治以恩結民故民始知親之譽之乃驩

虞氣象其次以法令繩民民格面而不格心第知畏之其次

令繁禁多未免凌侮生焉而爭奪起矣信不足焉始由君不

信其民有不信民便不信其君上下不相信而猶貴言語以

相籠絡人此必不得之數孰若執古御今以太上自處以無

事治天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帝力何有於我哉自然而已
無論無畏侮併親譽亦不知也

大道無為親愛畏侮之情生以致大道分裂故次之以大

道廢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自昧固有之有仁義非其本真智慧出終非本然有大偽即不自然○智

慧聰明根六親不和自相分別有孝慈蓋所當然國家昏亂生死岸頭有

忠臣到此方知有所養也○
莫若常和莫若常治

復圭子曰大道無形即道亦不得已而強名也安有仁義

仁義之名立人爭趨之世與道交相喪矣故曰大道廢有仁

義道無雕琢安有智慧自上用禮樂法度以治民皆智慧也
智慧一出輒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併智慧竊之故曰智
慧出有大偽道既無仁義智慧又安有孝慈與忠名哉大道
乾坤爲父母編民爲赤子渾然而已自六親不和各親其親
各子其子而後孝慈見大道之世君曰俞臣曰都君曰吁臣
曰咈安見其所謂忠自國家昏亂是非顛倒而後忠臣顯蘇
文定曰堯非不孝而獨稱舜堯無瞽叟也伊周非不忠而獨
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大道廢而仁義彰智慧出而大偽作故次之以絕聖棄智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任其天然棄智寂然無念民利百倍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絕仁聽其自爾棄義違恤其他

民復孝慈安時處順絕巧忘機棄利泯慮盜賊無有心兵不起此三

者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以為文不足使其使然孰若自然故令有所屬無應

所着洞然無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素抱樸

復老子曰此承上文國家昏亂來其將何以教之蓋聖智即

智慧也上人恃聖智以治天下而天下人以大偽亂聖智不

利孰甚焉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大道包羅仁義亦無親疎

自分別以仁義而民反失其真性故絕仁棄義以還大同而

民亦歸於孝慈機械也計較也總之為巧利也吾以巧利生

心則五賊盜其內而秦宇不甯奸宄尤而效之所謂兵莫憚

於志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聖智仁義巧利之三者盡文飾也皆絕而去之是質有餘而文不足故令天下專屬於樸素自然少私寡欲矣如是則大道可存而不廢其庶幾大道之世乎

尚仁義聖智而大道始廢故次之以絕學無憂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無事無為無思無慮

唯之與阿

一氣聚散

相去幾何

所過者化

善之與惡

一念動靜

相去何若

所存者神○古今間隔離道甚遠

人之所畏

生死亦大矣

不可不畏

死生事大無常迅速○善惡可畏

荒兮其未央哉

流浪生死沉滯聲色○俗人恐學力未至聖人恐損之未

眾人熙熙

守真之志不堅逐物之情易蕩○嗜欲無厭

如享太牢

於道無味○如饑思啖牛

如

登春臺

情欲

我獨泊兮其未兆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澹然無欲

如嬰兒之未

孩

冥冥然而無所知

乘乘兮若無所歸

應無所住

眾人皆有餘

不知

而我獨若遺

惟恐失之○貪務者常憂忘機者常樂

我愚人之心也哉

離種

沌沌兮

離空亦空昏昏默默

俗人昭昭

耳目所娛

我獨若昏

終日如愚○俗人見識於

外聖人藏明於內

俗人察察

用心不已

我獨悶悶

若有所思實無思者○俗人心細聖人量

大忽兮若海

道無邊際

漂兮若無所止

一心自如萬物無着

眾人皆有以之

有眼萬機

我獨頑似鄙

身如槁木心若死灰○眾

我獨異於人

道不遠人人自遠道

而貴食母

大道一而已矣○

李息齋曰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為得學以

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

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眞學故絕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未免有得此遺彼之憾學無時可息矣同爲應對唯恭而阿慢其相去幾何同爲離性善之與惡其相去何若唯阿善惡毫釐有異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哉生死事大人雖知畏而不思避畏惟至人非徒知之且實畏之勿使無常一旦臨也不可不畏敢曰今尙未央而可荒哉

沈蛟門曰眾人溺於所好心憤乎內目眩於外如享太牢之滋味如登春臺之美麗至人深究其妄自守其中淡然泊然不動不兆若嬰兒百日之前含德未孩之際心融形釋如虛舟之泛泛木葉之飄飄不知風之乘我我之乘風而若無所

歸也世人徇其所知自謂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至人糠
皮名利心如虛空無乎不忘故曰若遺終日如愚不虧其神
故曰沌沌兮而無分別世人用神於外昭昭若揭日月而行
至人靈光內燭披褐懷玉故曰若昏世人嚴明苛刻見察淵
魚至人窈窈冥冥似知不知故曰悶悶海之爲物無涯無岸
至人之心不滯方隅離諸邊徼故曰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
止以用也眾人貴有用之用而至人獨貴無用之用形若槁
木而心如死灰故獨頑似鄙 復圭子曰嬰兒在母腹中惟
以母爲食旣離母體猶然食母也及其漸長食世味而已能
知貴食母者天下有幾人哉非鍾天地之間氣超出名利之

奇男子度越凡塵之偉丈夫必不知也此母乃先天眞一之
炁原在母腹中來也至十六歲而母炁完後漸琢耗而母炁
幾亡矣大修行人果能食母以復先天之炁則築基在此結
胎解脫亦在此學人不可不知釋德清曰此母字指虛無大
道能生天地萬物是道爲母而物爲子食乃嗜好之意眾人
背道逐物如棄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故獨求食於母 王
純甫曰絕學無憂豈誠莽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
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

我獨異於人德之大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大無不包惟道是從不入道之為物○惟恍惟忽不可以知

可以識識○若存若亡人莫可測忽兮恍兮即道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即道

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心與道合其中有精○物其中有精此即真

空而後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心無所始亦無所終其名不

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歷劫長存以閱眾甫萬物之中惟道為大吾何以知眾甫之然

哉五行之中人為最靈以此○以此審知萬物皆道之精炁所生非道則不然也

復圭子曰首言道不可道又不可名無為天地之始無之以

為用恐人認道為虛無故此章專言無中之有以破玄虛之

障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亦可從而

識矣道之狀若何恍似有也居有非有忽似無也居無非無

160

有無難定矣然且無象之中似有物象故曰忽兮恍其中有象爲萬物法象也恍兮忽其中有物爲萬物體質也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純一不雜也其精甚真不事粉飾也其中有信大無外小無內遠徵天地近取身心無一不應驗也自古及今天地長存則此道亦長存故其名不去閱歷也甫美也眾甫指天地萬物稱眾甫者見物無非道之義然者所以然也吾何以知眾甫之所以然哉知之以此道耳 薛蕙曰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皆由此而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言眾甫一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

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眾甫可謂至多

吾所以知其然者以其同出於道得其母則知其子矣

曲全枉直窪盈敝新接上章孔德之義也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性不可窮○委曲從就於人

枉則直

神不可測○枉者曲已而伸他則能

直窪則盈

心不可盡○

敝則新

以心盡心○

少則得

以性窮性○取少棄

多從簡

多則惑

以神測神○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性即神

神即道○

不自見故明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不自顯已之明而用人之明其明

一能總眾

不自伐故有功

心上工夫何分彼此

不自

矜故長

寸心不改

夫惟不爭

守柔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我尚自忘

何况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窮豈虛言哉是眞誠全而歸之念

既正無往不正。不自見以下皆謙退之義。謙則無爭無爭則全歸本然之樸矣。

復圭子曰曲與全對枉與直對窪與盈對傲與新對得與惑對嘗觀草木含芽人生始胎何其曲也而他日枝幹完百骸備必委曲方周全豈非曲則全乎一陽初復於地下鬱而不伸者枉也先儒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發散則直遂矣地窪下水聚之人謙下德歸之故曰窪則盈物久則傲傲極更新時久亦傲傲極自新故曰傲則新少與多反得與惑反乾易知斯無不知坤簡能斯無不能學有專業道有專門可不謂少則得乎夫道不欲多多則雜財多惑於所守學多惑於所

聞可不謂多則惑乎是以聖人不務多而務少一則少之極矣見素抱樸少私寡慾致虛守靜歸根復命皆抱一事也爲天下式則欲人人如我之抱一矣抱一者嘗與道俱不自見而因人之見斯無所不見故彰有功而不伐故天下歸功有長而不矜故天下稱長總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爭端也一人安能與天下爭不見不是不伐不矜則不爭矣天下人莫能與不爭者爭以上四者皆曲則全之道不惟於今爲然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不全於全之日真所謂曲則全也夫全非獨自全也內以全已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還故吾抱元守一可以爲天下式矣李息齋曰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惑此盈虛消息之至理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惟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而歸之

不矜不伐不爭持重希言故次之以希言自然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無可說得飄風不終朝有為者也驟雨不終日何可長

則不孰為此者天地終不可久也是天地尚不能久天地萬物無非

而况於人乎惟此心為實餘者即非真故從事於道者了心而已不當如

卒暴風雨之道者同於道無思即道德者同於德為無為失者

同於失忘所忘同於道者一體同觀道亦得之我同於道同於

德者我同於德同於失者我失亦得之我

亦同我同於失信不足焉自信不及不信焉日中逃影疾走渴死惟

呂吉甫曰此接上章不爭之義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

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

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於暴戾非出於自然也天地

爲之而不能終朝終日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 復圭子曰人當安靜希言不當如飄風驟雨希言卽是道惟聖人從事於道妙契玄同與有道者同於道有德者同於德豈惟不作道德想亦不作得失想故可同有道德者樂得亦可同無道德者樂失得失渾然而已世人見不到以道德分曹得則喜而失則悲嘵嘵多言何爲哉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證前二章飄風驟雨自見自是矜伐渾是私意私不能久故次之以跂者不立

若恩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

心如牆壁乃可入道

跨者不行

心性無染體露真常

自見者不明

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自是者不彰

不可以聲色求不可以名相見

自伐者無功

百念雲消而風止寸心霜降而水涸

自矜者不長

真靜妙明虛徹靈通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仁者見之以為仁知者見

之以物或惡之

警起是病不續是藥

故有道者不處也

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釋德清曰此承上章多言者不能持久猶跂跨之人不能立

行跂足跟不著地也跨闊步而行也蓋跂者止知要高人一

頭不知不能久立跨者止知要出人一步不知不能久行以

其欲速皆非自然以此二句為下四句之譬喻耳自見謂自

逞己見自是謂偏執己見此一曲之士於道必暗而不明白

伐謂自跨其功自矜謂自炫其能此皆自私好勝之人不但

無功而且速於取死此道中本無是事故曰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形之贅此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以謙虛自守必不處此故曰有道者不處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

上章有道不處故發明處道工夫曰有物混成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

寂兮寥兮

先天地生

獨立而不改

朗然獨存

周行而不殆

無窮無盡

可以為天下母

能生天地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無邊

大曰逝

無着○無有疆界

逝曰遠

無盡○無遠有邊際

曰返

無住○收拾得來

故道大

○天大

同乎無始

地大

同乎無終王亦大也

中有四大

上無復色下無復淵靈照獨存去之又去

而王居其一焉

即心是道人法地所有

依據○河上公云氣和種得五穀土滋掘得甘泉

地法天

一靈妙有法界圓通○湛然不動自然生育

天法

道○

清虛密運

道法自然○

道如斯而已

復圭子曰此發揮大道之妙而為有道者之所處也當混沌

未鑿果孰主張是實有一物混成完具徹上徹下周流磅礴

先天地生寂兮無聲可聞寥兮無色可見獨立無匹常存不

改殆盡也危也一氣周流而無窮盡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

故曰可以為天下母此物至玄至妙吾不知將何以名之字

之曰道已不得已強為之名曰大其有限量乎大曰逝無有

執滯逝曰遠無有邊際遠曰返收拾得來杳出八荒之外而

逐之不逮返入靈府之內而潛之益深周而復始遠而復近

歸而求之人心足矣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道大而後天地
大也有天地而後有王故王亦大也域中有四大道與天地
王是也而王居其一此王非天王人王乃身中之真君王主
於一身是也 玄同子曰備閱諸家註疏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浮泛帶過似未愜當愚以謂地有真炁則能
時其生長成熟厚重悠久人則之而成道故曰人法地天有
真息則能序其寒煥溫涼風雷雨露地則之而成歲故曰地
法天道有真常則能圓其虛靈妙有澄湛真空天則之而成
運故曰天法道自然者則○如此而已道亦○如此而已故
曰道法自然雖有地天道之序而無階便是精炁神之分而

合一人能抱一則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返合虛即是人法地人法天人法道而入自然之妙境也歟

不離錙重克復擔荷燕處超然轉物而不為物轉以明上章法道之義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心為萬物之宗靜為躁君道為一心之體○龍靜能變化虎躁乃天亡是以聖人

得道之士終日行抱持心一不離錙重惟恐喪失○不敢輕為雖有榮觀無所貪着燕處

超然居常靜重奈何萬乘之主心也而以身輕天下戀有輕貪生

則失臣情慾所使躁則失君無所持守○貪榮取辱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

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
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天虧是以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
重也榮觀謂大庭燕處后妃所居超然者不染不着也奈何
萬乘之主恣情徇慾而以身輕天下乎王者輕淫則失臣治
身輕淫則失精王者躁動則失君位治身躁動則失其精神
也 李宏甫曰有錙兩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也以重爲
之根也嘗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爲躁何也以靜爲之君也故
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復圭子曰鉛性沉重而喜墜汞
性輕飛而喜升以鉛制汞是以沉重而制輕飛內丹結矣故
曰重爲輕根身靜則氣定氣定則了命心靜則神全神全則

了性而一了百了矣故曰靜爲躁君是以得道之聖人終日
行者行火候也錙重卽河車北方正氣號曰河車載金上升
度我還家不離錙重者時時河車運轉以鉛制汞是重爲輕
根也雖有榮觀者大庭廣眾之中無欲以觀其竅燕處超然而不染所
不空也燕處卽入室也有欲以觀其竅燕處超然而不染所
謂眞色不色也是靜爲躁君也萬乘之主指主持丹道者言
借來喻修道者之身貴重如萬乘也以天下視天下則天下
重以身視天下則此身重奈何萬乘之主視此身輕於天下
乎鉛重爲君汞輕爲臣此身輕搖其精則汞飛而臣失矣靜
爲躁君而躁不能君靜汞旣躁而飛鉛必走而墜矣此章語

語皆金丹細味惟在學者煉已立基以體貼之耳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猶跛跨風雨之喻總結二章法道體

道之說續下章善行之義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以心善言無瑕謫以性覺性善計無籌策以神

全神○一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合神於無善能守道者外

無入無出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合於無道是以聖人心一常善

救人視人猶己故無棄人凡關有生常善救物見物便見心

○隨機故無棄物心超物外而不外物是謂襲明定能生慧

故善人者正己不善人之師物自物不善人者不可離生死而

道藏指要 太上道德 孕 心集三

心而離生死善人之資此生死自白此心不貴其師道無可學不愛其資

寒灰 枯木雖智大迷一念萬年 屏智如愚是謂要妙與道合真

復圭子曰此章言聖人善行大道過化存神之妙夫人以行

為行車行有轍步行有跡惟以不行為行者行滿天下無身

過此之為善行夫人以言為言言而盡道恐有瑕言不盡道

恐有謫惟以不言為言者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為善言用

籌策以揣世務未免得此而遺彼吾大其心以體物無籌策

而天下之籌策不能外計孰善焉仗關鍵以固精神者可閉

亦可開吾空其心以忘物無關鍵而天下之關鍵不能過閉

孰善焉恃繩約以聯屬人情者易聚亦易散吾悠其心以戒

物無繩約而天下之繩約不能踰結孰善焉民吾同胞也無擇人而救無棄人而不救斯爲善救人物吾與也無擇物而救亦無棄物而不救斯爲善救物襲掩也禮記裘外加衣謂之襲裘則襲明還是掩明而不露也況上文無轍迹等語皆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的光景一般聖人視善與不善爲一間故善可爲不善師師者法其儀的也視不善與善不甚相遠故不善可爲善人資資者資藉其攻玉也若不貴其師無善可爲也不愛其資無過可改也雖智大迷卽大智若愚之謂非襲明者能之乎此之謂無善無不善師資兩忘天下之妙曷以加此

守雌守黑守辱不見自己之明接上章雖智大迷之義

返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神也守其雌性也為天下谿心廣體胖○不自為天下

谿深妙常德不離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復歸於嬰兒無念知其白性也

守其黑命也為天下式空即合無專氣致柔為天下式見聞知覺常德不

忒道在萬物準定不差○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心也守其辱我也為天

下谷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為天下谷虛中常德乃足身心自如身外無餘○湛然圓

滿復歸於樸大易無極如樸散則為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道散則為神明流於日月分為五行聖人用之知有此理則為官長知有所畏○故大

制不割虛心同虛空

王純甫曰天下之事固有時而當用剛有時而當用明有時而當用貴此常人之所以必知雄知白知榮也然剛不制於剛而制於柔明不藏於明而藏於晦貴不基於貴而基於賤是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始也母也此聖人之所以守雌守黑守辱也而天下之母歸之矣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谷爲式而天下歸之 復圭子曰此一章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十二字乃徹上徹下語也學道者得之則可以出有人無而長生久視有德者得之亦可以獨往獨來而登道岸顧人所得之淺深何如耳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下之知雄守雌也是謙下如深谿常

德不離無時不然也復歸於嬰兒併雌雄亦不知矣知昭昭之不勝其冥冥也以養晦知白守黑也是潛德可模常德不忒温而理也復歸於無極併黑白亦不知矣知繁華之不堅久也而去華就實知榮守辱也是藏垢納汙爲天下谷常德乃足知足不辱也復歸於樸渾然不雕併榮辱亦不知矣若樸散斯雌雄黑白榮辱分而道器亦分矣聖人用之以治世也則有官長而尙雄尙白尙榮矣非大制也故大制不割猶然守雌守黑守辱復歸於嬰兒也無極也大樸也愚前所註皆吾儒眼前之理未得老君之神若以老解老則刀圭入口羽翰自生更請伐骨洗髓可乎道家陽丹一粒產於坤宮則

雌矣然雌中之雄是謂大雄故聖人知雄而守雌我沉而彼
浮爲天下谿也皆不離日用尋常之德至復歸於嬰兒則純
陽矣白者金精西兌也母隱子胎尋體於坎黑者水基北坎
也金生水水中有金故聖人知白守黑神明自來凡學道者
誰不是法是則乎常德卽守雌之德不忒者火候分毫不爽
也復歸於無極者完此太極之體也五行順行金常克木五
行顛倒金伐木榮釋氏謂忍辱仙人漆園吏云香從鼻裏出
甘從苦中來聖人知榮而守辱似谷之無所不容而常德無
欠無餘火候足也渾然如樸之未雕復歸於一所謂及至無
爲眾始知也若樸散爲器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矣聖

人知此理官天地而府萬物未免有所制作故大制則不然不失本來面目而豈肯割裂剖析以傷混沌哉

無為則無敗無執則無失接上章守雌守辱之義

無為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此欲行

吾見其不得已

道本無為

天下神器

心之所居

不可為也

無作無止無任無戚

為者敗之

道本圓成○貪他的着他的

執者失之

愚者逐於

外賢者執於內聖人皆偽之吾亦非聖人

故物或行或隨

念茲在茲

或噓或吹

思無邪

或強

或羸

善用其心

或載或隳

精思此理○有此便有彼切忌隨他去

是以聖人

我也

去甚

過猶不及

去奢

常道如如

去泰

道無不足○去為者執者之傲而以自然輔自然

玄同子曰丹經皆指身為國精為民則天下亦國也言天下

之道卽言治身之道也聖人以清靜治身以無事治天下此
太古之世醇龐之民固可無爲而治也及至世降道漓禍生
變起若獫狁之作崇蚩尤之興戎則其爲之也吾見其不得
已不得已而爲之之心亦太彰明較著於天下矣但天下雖
大號爲神器人神好靜而以有爲擾之則神不甯矣故曰天
下神器不可爲也道本不著而妄爲著之者必敗道本圓通
而固執逐之者必失凡物一切或行於前而不知隨者之在
後或噓之欲温而不知吹者之已寒知今日之強而不知他
日之羸知前車之已載而不知後車之且隕種種變幻皆有
爲也惟聖人能於不得已之時爲無爲去甚也能於不得已

之時欲無欲去奢也能於不得已之時執無執去泰也無論

治身與治天下無二道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尚兵武接上章去奢去泰之義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道與合心

不以兵強天下

善勝在於不爭

其事好還

歸根復命○恃

兵強者禍必不遠

師之所處

心兵所處

荆棘生焉

心荒神狂

大軍之後

心與物馳事與心戰

必有凶年

情慾馳驅神氣昏耗

故善者果而已矣

定力所到

不敢以取強

忘我而已

果而勿矜

靜以待之○莫誇

果而勿伐

取美而守之○莫自變

果而

勿驕

存之以和○傲人欺人自欺

果而不得已

用之以虛○以理止敵濟難非求勝人

果而

勿強

虛無自然

物壯則老

心為物移○草木壯極則枯人壯極則衰強者不可以壯

是謂不道

為性

心所不道早已神爲性所窒
蔽○永失真道

呂吉甫曰人主者無爲也佐人主者有爲者也取天下不能無事而欲以強勝天下未有不反乎爾者也 蘇子由曰楚

靈齊潛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至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况以兵強者耶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不敢以取強故果而勿矜去甚也果而勿伐去奢也果而勿驕去泰也果而不得已無心之果也果而勿強自然之果也豈敢以取強乎哉若夫壯則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

老死以兵強天下者壯矣能無死乎 復圭子曰此章先哲

皆從人道上看猶之可也惟白祖師俱以大道註之濬其源

也弟子敢不揚其波乎身為國心為君人主也故學道者欲

以道佐心君自有上善若水至柔至弱之道守雌也守黑也

守辱也不以兵強天下不露鋒芒也其事好還好返本還元

也歸根復命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心兵起處靈地荒蕪也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魔軍馳騁精氣耗散也故上善雖至柔

果而已者弱其志强其骨也釋氏之金剛道家之鐵漢也不

敢以取強即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也果而勿矜去圭角也果

而勿伐忘功德也果而勿驕化意氣也果而不得已無容心

也果而勿強任自然也總一果而已也總一不敢以取強也
直為壯曲為老師老必潰物壯則老老者必死是謂不道不
知佐人主攝生之道心地荆棘生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已
止也不道早已者有道則長存無道則早已自然之理也
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佳兵不祥之語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以心勝物終莫能勝○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之器故不當修飾

物或惡之

為物所誘故有道者不處

不離生死而離生死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

忘心○用主柔

兵則貴右

任真○主剛

兵者不祥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非君子之器

觸來勿與競事

過心清涼○非君子樂用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欲求合道乃不合道○不幸用兵以自守護

恬淡為

上寂然○渾然一境欲求凝神神乃不凝○勝而不美兵者是不好之事也而美之者

用志不分是樂殺人用心一處無事不濟○夫樂殺人者絕德

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凡百從儉○不嗜故吉事尙左不可師心

也凶事尙右當為心師○偏將軍居左省心○主生上將軍居

右全神○主殺言以喪禮處之若論此事殺人之眾六賊之兵

之火焚以悲哀泣之心死神活○傷已德薄不能戰勝則以喪禮

處之孤光獨露○明君子貴德而賤兵因不得已而追不善也

復圭子曰此章大旨全在恬淡為上與不樂殺人也夫人一

身不出陰陽二端兵乃我之陽神能戰退羣陰是殺已也已

私殺得盡方有陽而無陰矣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

兵然兵可用也不可佳也愈佳則愈爲不祥之器矣以之自治乃心兵也不鋒刃而利不器械而威何惡於兵倘佳兵藉器宜爲物之所惡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法天之左行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用兵則貴右法日月之右行兵家用正爲陽用奇爲陰用兵之道無出陰陽而已矣兵者不祥之器形而下之之謂也是境殺心則凡也非君子之器以君子之器則道也形而上之之謂也是心殺境則仙也不得已而用之以自治惟以恬淡爲上無私可攻無欲可尅渾然一寂寞無爲之境界不必戰勝而自然清靜待戰而後復此本體便爲下德而不美矣若以戰勝爲美便有樂

殺人之心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以尙兵器而不尙
道器也若君子之器則不樂殺人而樂自殺如下文自知若
明自勝者強是也故吉事尙左取東方之生氣凶事尙右取
西方之殺氣偏將軍居左乃東方木處柔而聽令也上將軍
居右乃西方金處剛而制殺也言以喪禮處之以悲哀泣之
者哀其勝人而不能自勝也戰勝以喪禮處之何也蓋用兵
不勝則喪國幸而得勝所喪元氣亦多矣理欲交戰不勝則
喪心幸而得勝耳目口鼻非吾有亦喪我矣非無爲也總未
若恬淡爲上不戰而勝之爲美也蓋靜中行持左進陽火陰
極生陽陽中有陰陰反爲主陽反爲賓非得眞人口訣未易

解也

君子所貴恬淡無為乃道之常故次之以道常無名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河上公云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樸雖小亦甚天下不

敢臣道為萬侯王若能守守一萬物將自賓心為主天地相合

身心如一以降甘露大道得矣○民莫之令而自均心無病而身自安

自始制有名道也是樸散而為器也名亦既有心也○羣有盡含此樸夫亦將知止

性也○依止於道知止所以不殆命也○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譬道之在天

下心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一歸一而已○
在我千枝萬葉共一本根

復圭子曰常道不落擬議故無名以其未雕未琢故謂之樸

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所自生哉匹夫得道尙能使其所居之地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也侯王若能抱樸而守一則靜爲動君一爲萬主萬物有不賓服者哉天地相合水火交也以降甘露神水入華池也民莫之令而自均言人人可能第人身之天地不合安望其甘露降哉樸尙無名若樸散爲器始制則有名矣道也誠知無可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知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危殆安從生譬道之在天下樸不能不散而爲名水不能不分而爲川谷顧名立而知止非樸亦

復於樸川谷分而為江海江海非源亦復歸於源然則道雖無名遠取諸物不若近取諸身川谷即人泥丸宮之瑤池也太淵池也津液之山源也江海即人之氣海也曲江也華池也丹家所謂氣歸元海壽無窮是也

證前二章用兵之戒知人勝人明於外不若自知自勝存於內

辯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不為物所轉也自知者明以心合道見於內也○勝人者有力久於其道而化

自成自勝者強真積力久○勇於不敢則活知足者富何物非道○貧亦樂也強行者有

志有志者事竟成始終不殆不失其所者久性常存也死而不亡者壽神不死也○真

一常存○天行健
君子當自強不息

復圭子曰此章八句一主一賓一淺一深不得一概穿鑿而
以妄見強解也知人者智見於外也不過識人之善惡優劣
而已自知者明見於內也非返聽無聲內視無形者不能也
勝人者有力勇於敢也不過膂力血氣之剛而已自勝者強
勇於不敢也非克己復禮中立不倚者不能也鷦鷯巢於深
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可不謂知足者富乎子
貢之請息冉求之自畫由無志也若顏子之請事斯語自強
不息可不謂強行者有志乎徒業則無成無恆則不永若不
為事變不為物遷基址堅固方為不失其所者久也死則死

矣何以又曰死而不亡丹經云心死則神活魄滅則魂昌此死乃形死仙家解脫是也若真精神則不死不生此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又云道氣長存是也然而平日工夫皆從自知自勝自強有志不失其所積累而來志於道者不可不知大道為萬物所恃以生而不辭接上章不失其所者久之義也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心無方所○其可左右了無所知○可左萬物恃之廣大悉備

以生而不辭大道無生不免於生萬化自功成不名有實無所得愛

養萬物道能育物而不為主忘其所自○故常無欲而不為主不可名於小

矣道雖小萬物歸焉人能虛心而不為主尙自不見乎我將何有於我哉○任運自

然然可名於大矣何所是以聖人心也終不為大栗子藏世界芥子納須彌故

能成其大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

李息齋曰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即取之

左右逢其源之意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辭其勞萬物非

道不成而道未嘗名其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為

主復圭子曰大道無名著一道字已為強名吾從無欲處觀

之道無欲故能使萬物各厭其欲則無小不入而名於小可

矣吾從萬物歸焉而不為主處觀之道忘主故能使萬物各

得其主而大無不包而名於大可矣第化育有到不到而參

贊之功無不到即聖人亦不知其到也此終不為大即丹經
及尋其根源一粒如黍大是也故能成其大即丹經會得坎
離基三界歸一身是也

大道汎兮乃極廣大而盡精微故次之以執大象天下往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萬物歸焉

往而不害

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安平泰

心安則性平性平則神泰

○萬民遂萬化安也

樂與餌

從心不踰矩

過客止

邪念自絕

道之出口

淡而無味

淡乎其

無味

無味之味無聲無臭

○視之不足見

道無形

聽之不足聞

道無聲

用之不

可既

道無盡

釋德清曰無象謂之大象大象無形而能入眾形有形者無

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故天下莫不往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恃之以生無往而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無不安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不泰○復圭子曰此承上章末句來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不害猶並育而不害也天下各得其所欲而來各厭其欲而往安也平也安平之極則泰矣○玄同子曰樂與餌餌者凡聲色貨利靡麗繁華可以移人志而樂人心者皆餌也吾執大象以往尙有何物可以餌吾衷而樂其餌耶卽有餌吾者吾姑以樂與之彼邪幻之過客當自銷形滅跡於無象之

外止而不前所以執大象之道澹若無味而無味之味爲大
味視若無形而無形之形爲大形聽若無聲而無聲之聲爲
大音變化無方廣大無際而用之不可既故能成其大

用之不可既者乃微明之利器也卽翕張強弱廢興與奪之妙用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噲之必固張之一闡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一動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若存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舍用是謂微明幾微先兆

復圭子曰此章止以柔弱勝剛強一句爲主翕聚也張大也

開擴也心體不先開擴致廣大則不能翕聚而盡精微此所

以欲翕而先張也弱之挫其銳也強之鼓舞其精神使不倦

也工夫必先有作有爲方能造到專氣致柔此所以欲弱而

先強也廢是廢耳目墜肢體黜聰明也興是興其師旅出我
之陽神戰退羣陰而後百念消融則欲廢而安得不興乎奪
是奪造化之權盜天地之氣與是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則欲奪而安得不興乎其理甚明而其機極微此之謂
微明夫人神至柔也神能入金石而無礙入水火而不溺不
焚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故曰柔弱
勝剛強人範圍於陰陽之內猶魚之在淵而不可脫淵國之
自操其利器而不可示人以利器也聖人則跳出陰陽之外
如龍之躍淵變化而不測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敢有
貪天功以爲己力者無有哉○呂知嘗曰天之道物之理人

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翕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機者孰能與於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翕張弱強廢興奪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爲其所翕張弱強廢興奪與之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於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非器之最利者乎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當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由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柔弱勝剛強正爲無爲之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爲

為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用之不而無不為何所施侯王若能守心生萬物將

自化自然化而欲作一念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當使六用廢

○我行道德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而無天下

將自正無為則無不治

沈蛟門曰道常無為者其本體也而無不為者其妙用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惟無物然後能物物故貴無為

也王侯無為而萬物將自化惟無為之不能耳胡患不化哉

顧自混沌鑿而侈肆生情竇漸開繁華日增固欲有所作為

矣聖人於是提防之鎮以無名之樸凡一切有為之法如可

爲可貴可欲可制之名皆卻而不敢爲修玄默以鎮之久則
無知者無欲有知者亦不敢爲而妄作之心自靜矣夫無名
之樸亦難言矣聖人內忘抱樸之念外化抱樸之迹夫是之
謂真無欲夫是之謂真靜故天下各正其性命之常上無爲
而下亦無爲此所謂無爲而無不爲之常道

重刊道藏輯要

太上道德寶章翼

卷下

白玉蟾真人 章句

復圭子程以甯闡疏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

無著

是以有德

不自有

下德不失德

有所窒碍

是以無德

與道相違 病其執著

○

上德無為

無所事於心

而無以為

何所為也

下德為之

逐妄迷真

而有以為

道無可為 求感便有作為

以德

上仁為之

以心合道

而無以為

寂然不動

上

義為之

以物為心 乃昧所見

而有以為

流而忘返

上禮為之

道法自然

而莫之應

去道

遠矣則攘臂而仍之

自昧其天 不能齊攬以勢力愈見不齊

故失道而後德

道義其是

太上道德

一

心集四

不能神 失德而後仁 不能性 失仁而後義 不能心 失義而後禮

已失其真○以儀文玉帛為禮比義又下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已非自然前

識者道之華 ○棄實得虛 而愚之始也 不可以知知 是以大丈夫處

其厚不處其薄 還薄返朴○不求識而求道 居其實不居其華 收視返聽 故去彼

取此 回光返照○去虛華取敦朴

李元素曰上章云道常無為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為

故合道下德有為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為近道之階禮者

純是作為多不實以禮齊物物轉不齊蓋有為終有失也執

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義而返德自德而返道直造無

為也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

不處沈蛟門曰至人無爲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不言而如神
不規規爲仁義禮而仁義禮時出而不窮應物而無形是謂
未始出吾宗上德也得無所得者也惟無所得是以有德也
自此而下一涉於心思作爲可名可稱之境若仁義禮者皆
爲下德僅能合於守道不失德而已自有得之之名而太朴
始漓全體始析其去德也遠矣是以無德又曰道無在而德
有在道降而爲德德無跡而仁有跡德破而爲仁仁無別而
義有別仁壞而爲義義無飾而禮有飾義衰而爲禮謂之上
仁上義上禮非假之者也而弊猶至此又况其假之者乎故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忠信在中不言而歛人以和是

以父子之間其禮朴而不明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禮者
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倡則必其應施則必其報一有不
答則起而相校故禮立而文行實意衰矣實意衰故人懷輕
鄙狙詐之心而亂從起矣前識所謂智也仁義與禮皆從此
出故特揭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
薄忠信而已矣何以禮爲居其實不居其華道而已矣何以
前識爲追踪上德而返自然之朴終不忍舍此而取彼也凡
老君之言皆爲明智者辨非與守管籥繩墨者論也故其道
爲至道其文爲秘文仁義禮有偏言而道德無偏言仁義禮
之名有方而道德之名無方也論大道莫先於道德爲其名

渾成而無端論立教莫先於仁義禮爲其名切近而真實失道而爲德失德而爲云者猶降祖而爲父降父而爲子云

云耳老君詳於上而畧於下明大道之源而息支離之弊將令子子孫孫常以祖宗之心爲心顧子孫眾多老君之言可行於有道之器不可行於凡品是以孔子之教必詳於下使中人以下亦可以循規蹈矩而不爲惡至於性與天道子貢之傳亦云不可得而聞者此也○復圭子曰吾儒言道有天人太上言德有上下上德卽天道也不自見德是以無往而非德下德卽人道也執著於德僅不失而已反與自然不合是以無德上德無爲本體清淨也而無以爲併制作亦不事

其結繩之世乎下德爲之澡雪其精神而有以爲則法網漸多其三代之世乎仁則德澤及於民矣第上仁雖有作爲而卒歸於無爲王者之風也義則裁割斷制之意矣第上義亦涉意氣而不免多事五霸之風也德有上下而仁義無上下上禮者制禮之初也有應者必有不應者至於攘臂而仍之禮斯下矣吾遡其源道降而德德降而仁仁降而義義降而禮夫禮原以止亂不知者以爲挽澆爲消息紛爲恬窳知繁文勝而矯僞生雍容盛而武備衰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前識原以破愚不知者以爲宣揚大道化暗爲明窳知眞實喪而浮華顯智識開而羣奸出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

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黜禮去識而後大道可幾○薛蕙曰程子有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寔遠而德寔異矣誠豈分而爲五而泮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乃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

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尙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
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
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旣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
人之弊也常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
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學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
道德也其絕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
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
太康之後迄於江左士大夫務名高溺晏安急權利好聲伎
其貪鄙偷薄極矣若夫尙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
亂凡以此也老子之書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太白若辱

務名高乎强行有志溺晏安乎少私寡慾急權利乎不見可
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隣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
觀之與老子之書若方圓黑白之相反安在其祖述老子之
道哉立同子曰嗚呼三教相成猶如鼎峙固不可互相訾議
也自三代之季以至戰國臣弑君子弑父亂臣賊子書於春
秋者炳炳又自秦漢以及五代唐宋興亡隆替不可勝紀其
間秉阿衡之任據公孤之位假行仁義禮學於朝堂之上乃
窮凶篡移人社稷極惡亂亡人家國殆有甚於晉人者歷代
史書又其炳炳如此則程朱爲一代大儒謂宜統爲持論曰
某朝祖述孔子其敝若彼某朝祖述老子其敝若此矣而不

知皆奸雄之巨者竊堯舜湯武伊周之迹而行其莽操懿師禪逆之禍也若輩之罪天人共忿豈孔子老子大道之過乎此千古定案亦千古快論奈何釋此不議而謬指尙清談之一晉遂藉爲口實以互相訾議哉嗚呼拒楊拒墨乃戰國不得已之孟子而入此出彼豈吾輩體三聖之素心况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老子之黨無毀儒之肺肝也

去彼取此者去其末而取其本也本者一也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我是何人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昔之得天無以清將恐裂天法道○星辰失度地無以甯將

恐發地法天○山岳崩摧神無以靈將恐歇道法自然○歇者消滅無靈谷無以盈將

恐竭大道一而已矣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故去彼取此○和氣耗散侯王無以為貞

而貴高將恐蹶一點不動萬化自然故貴以賤為本神者性之基高以下為基

性者心之本是以侯王心也自稱孤寡不穀無所用其用○自卑自下此其以賤

為本耶惟道為身非乎故致數車無車無我不欲碌碌如玉不育礫

如石冥然自全○自卑昇高不忘危也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數轆一則名車四大台

一則名我也

復圭子曰昔是何時乃未開闢之時一是何物即混沌沌

其中有精環之而爲太極直之而爲一一卽道也此一先天地而不老第得其一以清一以甯者非天地乎則一之徹上下也此一運神谷而不滯第得其一以靈一以盈者非神谷乎則一之透隱顯也此一體萬物侯王而不遺第得其一以生一以貞者非萬物與王侯乎則一之充宇宙也分言之有清者甯者靈者盈者生者貞者之異合而言之其致之則一耳大哉一乎天可清而不可裂地可甯而不可發天地不壞卽一不壞也神可靈而不可歇谷可盈而不可竭神谷長存卽一長存也萬物可生而不可滅侯王可貞而不可蹶萬物侯王不輟則一不斃也白祖師註昔之得一者云我是何人

潛玩此四字昔之得一者如此如此則今之得一者必不讓
天獨清地獨甯而不裂不發也必不讓神專靈谷專盈而不
歇不竭也必不讓萬物偏生侯王偏貞而不滅不蹶也吾將
一以貫之無貴無賤無高無下無本無末無大無小無精無
粗其致之一也甯有彼此耶不觀王侯至貴也百姓至賤也
百姓散於下則王侯孤於上非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乎
大修行人以身爲國心爲君精爲民然初入門必先從積精
起是貴以賤爲本性者天也常潛於頂命者海也常潛於臍
先性則水中捉月先命譬之萬里遠途有路可通故曰高以
下爲基是以學道者未得必不憚艱苦以求得既得當懷無

所得之心而不敢露即侯王自稱孤寡不穀之意也况道原
 不可道分散之則為仁義禮而不名為道猶零數車上之物
 則為衡為輪為輻而不名車也得道之人不可得而貴亦不
 可得而賤故曰不欲碌碌如玉碌碌如石然則至人將奈何
 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而已矣非玉非石為天下璞

反者道之動接上章貴以賤為本之義也

安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以性全神弱者道之用以心全性天下之物生於有以我全心有

生於無以無我全為我

復圭子曰造化順行六陽六陰循序而進成功而退皆動中

之靜惟是建坤之月陰已極矣造化將返而一陽潛萌非道之動乎道體無大不包無小不入本至健也而其用不然陰符云天地之道浸寒暑不驟更百昌盡凋而歲寒有松栢非其用弱乎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無爲有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不與物爭先也若主持丹道之士知順爲人而逆爲僊返者逆也每於亥子之間駕動河車勾引腎水中金氣心中木液逆流至天谷氣與神合然後下降黃房所謂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則道之動也凡學者剛心猛氣化而不有一味用柔含眼光凝耳韻

調鼻息緘舌氣世尊教我觀鼻端白初見鼻中氣出入如煙
 煙相漸消鼻息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為光明其用何
 弱如之天下之物生於有有欲以觀其微也有生於無無欲
 以觀其妙也○又曰有象非為有無形未似無有無俱不立
 猶是墮偏枯無有有無中得趣方知鬚子沒髭鬚

有無相生之道非上士不能無疑故次之以上士問道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問道○勤而行之

如無手人欲行拳也

中士問道○苦存若亡

啞者得夢

且信且疑

下士問道○大笑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似行不行

○徇迹不徇理故大笑之不知道無跡也

故建言有之

因理見道明道若昧○不昧木來○含光匿

德進道若退為道日損瞻前顧後夷道若類不生分別和光同眾上德若谷含

萬化大白若辱大無不包皎皎以自異不廣德若不足惟恐不及盛德容貌若愚君子建

德若偷常用懷此念一照一質直若渝不自以為我大方無隅神無方大

器晚成道生於萬物之後而成於萬物之後大音希聲無所知覺發之有時大象無形無所

名道隱無名無所可說夫惟道善貸且成能化其化而不自化善藏其用

復圭子曰太上言道多言天道而此章曰勤而行之則就人

道說矣一陰一陽之謂道了性了命之物是也聞非耳聞之

聞乃心聞也上士即上根之士一聞大道便不憚勤苦忍辱

而行之白祖師何以為無事人欲行拳也意者恐其有法無

財乎中士聞道若存若亡疑信相半也下士一聞了性了命

之說乃執旁門冥修枯坐反指盜天地奪造化知妙知竅者
而非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卽知我者希則我貴之謂皆至
人之所身親歷也故建言有之建立也前人之立言也以下
十三句皆建言明道若昧如愚也進道若退曰損也夷道若
顛不見美也上德若谷虛能受也太白若辱與塵同也廣德
若不足有若無也建德若偷偷墜也用不勤也質直若渝渝
變也善任用也大方無隅不露圭角也大器晚成無欲速也
大音希聲非耳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得見也道隱無名復
返其樸也已
有餘而濟人之乏謂之貸得其貸者可濟其事
謂之成夫惟道貸萬物而萬物不知其貸與成此之謂善貸

且成○陸希聲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
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
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
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
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惟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
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道
矣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
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爲典要斯夷道若顛也與四
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返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
而終不可踰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混濁而終不可涅斯太白

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直若渝也正乎內而圓乎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掘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爲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覩其用斯大象無形也爲無爲莫識其體斯道隱無名也夫惟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勤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不信其能若此耳

上士勤行其道故次之以道生一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虛無一生二○陰陽二生三○陰陽合而三生

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成○成象於天沖氣以為和○三人之

所惡三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

或益之而損○受○一切有象謙者人之所教○無一亦我亦教之

惟道○起滅不停不得其死○不能致於吾將以為教父○

○聖人設此戒教人令人克己行謙見不善而自省

復○孟子曰此先從天地之道說到人道上去道即無極也虛

無生一炁即太極也一生二兩儀也二生三三才也凡物背

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則背寒向暖而

沖氣運乎其間故曰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稟氣於中和也一之名可尊亦可卑尊之則爲無對卑之則爲孤寡不穀不穀不善也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以損爲益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謂去弱爲強去柔爲剛也我亦教之謂去強爲弱去剛爲柔也夫強梁之所以爲益也而不得其死所損滋大此雖恆言至理存焉人以爲教我亦以爲教豈徒以爲教而已哉殆尊之爲教父則不善人善人之資乎

強梁者不得其死剛暴之宜戒也故次之以至柔

徧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道也馳騁天下之至堅物我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大無不包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為學日益不言之教何言

細無不入無為之益治身則益神氣治國則益萬民○清靜自然天下希及之眾人昭昭我獨悶悶

李元素曰上章孤寡不穀至謙也故次之以至柔謂柔弱勝

剛強損中有益損之又損以至無為不言而可信無為之益

世希及之馳騁役也○蘇子由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

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

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如水之浸潤貫金透石是已是

以聖人惟無為故能役使眾強出入羣有○嚴君平曰有為

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

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殊異不通
 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
 四時行自然之驗也○復圭子曰以有人有則相觸而有間
 若以無入有則細無不入入者不知受人者亦不知何間之
 有以其虛也人悟虛無之有用則知無為之有益矣

無為之益謂有為有損名與貨皆有為者也故次之以名
 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不可使親 身與貨孰多不可使之多 得與亡孰病不可使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溺於情慾必喪其本 多藏必厚亡累於貪故必失其真 知足不辱

大圓知止不殆應如無量可以長久無邊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身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所得者名與貨而亡其自有之良貴與本來之眞富則得與亡孰病乎○復圭子曰人盡知身可愛也而所甚愛者名與利必大費圖名謀利之精神人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邱墓故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塚探柩之患人生以得名利爲榮者必以失名利爲辱吾知足而自身圓滿名不可加利不能染何辱之有以名成利遂爲安者必以爭名爭利爲殆吾知止而自身常定不以名利爲安以忘名利

為安何殆之有若而人者逃名利齊得喪屏愛惡超榮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與天壤相敝可也

親身則知足疎名則不辱道成如缺故次之以大成若缺不求全也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自晦

其用不敝韜光

大盈若沖自然

其用不窮澄虛

大直若屈順適

大巧若拙無為

大辯若訥忘言

躁勝寒清者濁之源

靜勝熱動者靜之具

清靜為天下正

心無其心是謂大同○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復圭子曰此章見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夫天下之物小

成者易成亦易敝而天道損有餘以補不足是大成若缺也

留不盡之精神以還造化斯造化之生成愈用則愈不徹小
盈者易盈亦易窮而天道惡盈而益謙謙虛也沖也是大盈
若沖也保有餘之消息以佐太虛斯太虛之闔闢愈用則愈
不窮至於直也巧也辯也皆世人之所重而不知小直不屈
其直可折而大直不直所謂能大屈者必能大伸也小巧不
拙其巧必勞而大巧不巧所謂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
拙也小辯尙口其辯立盡而大辯不辯所謂窮天下之辯者
不在辯而在訥也且躁生火也慾勝則火熾而勝寒靜生水
也理勝則水降而勝熱君子與其暴躁而慾日長毋寧靜定
而理日長乎故聖人守其清靜卓乎若缺若沖之氣象也爲

天下正則其用不敝不窮矣此之謂以不勝爲勝○呂知常
曰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虧
以形求之名成者虧以數求之物極則反聖人安於大成而
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支離其形而德沖於內謙
沖虛儉而常有羨餘隨物之變循理而行委蛇曲折不徇一
途所以大直存乎其中匪雕匪琢非篆非刻因物之性自然
而成所以大巧存乎中非法不說非道不言辯忘所辯不容
其喙所以大辯存乎其中心虛境靜清亦有餘清極則瑩靜
極則徹靈通十方無碍蓋心清靜則身清靜一身清靜則多
身清靜多身清靜則盡山河大地清靜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清靜為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則自然清靜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

知有此心

卻走馬以糞

忘其所為

天下無道

不知有此

戎馬生於郊

情欲交戰

罪莫大於可欲

一念易流

禍莫大於不知足

迷已逐物

咎莫大於欲

得

豈可更添一物

故知足之足

有情無情同此一理

常足矣

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欲

心止意大定豈有禍咎

李元素曰上章為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則清靜

清靜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罷兵事務農事故曰卻走馬以糞

無道則不清靜不清靜則天下不正天下不正則用威武施

征伐故曰戎馬生於郊曰罪曰禍曰咎皆欲心所致故結句

云知足常足以修身言之清靜則欲心止欲心止則意大定

故曰卻走馬以糞不清靜則欲心不止欲心不止則意馬狂

故曰戎馬生於郊○復圭子曰天下有道情歸性也吾心之

意馬卻而不馭則靈苗自秀所謂卻走馬以糞也天下無道

性逐情也吾身之意馬狂心地荒是戎馬生於郊也凡若此

者皆緣心不清靜嗜欲生心見空成色罪之魁也一念欲生

種種諸欲不知止足也禍莫大焉欲之不止勢必欲得未得

患得既得患失心瘁神疲戎馬馳於四郊荆棘生於畎畝矣

此無他不知足之故也待足而知足無定期矣故知足常足

者卽邵子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是也奚

必外來之名利多寡為足不足哉夫苟知之當使我身之三寶勿令虧失而常足也則簞瓢亦足矣

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故次之以不出戶知天下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

潛心

知天下

智周萬物

不窺牖

噓支體斥聰明

見天道

離形去智天何言哉

其出彌遠

心見太虛

其知彌少

神遊萬國外事有限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明鏡

當不見而明

寶劍在手

不為而成

○

李元素曰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接上章

之義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若

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復圭子曰聖人道

全德備學貫天人天下有萬人而無萬性吾自知其性則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是也何必出戶而後知天下哉知非淺淺之知有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意天道不外陰陽昇降日月運行而已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不窺戶而可見者在天之天卽在人天天之性命卽人之性命天人甯有二耶見非鑿空之見有盡心以知性知性以知天之意若必待出戶而後知天下則足力之所及其知甯有幾必待窺牖而後見天道則目力之所到其見甯有幾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一粒粟中藏世界也不見而明戶居龍見淵默雷聲也不爲而成不動一毫成正覺者也中庸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類此

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之學也故次之以爲學日益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爲道日損

空諸所有納諸所無○漸漸減損

損之又損

皮

剝落盡惟

有眞實在

以至於無爲

空寂無爲而無不爲矣

萬化自然○若到此地則無有

不能

者也故取天下常以無事

心不在物無物無心○事向無心得

及其有事

物來斯照不

足以取天下

棄天下如敝屣○有心更不得有爲終有盡

復圭子曰古之學道者出於一學卽所以學道也今之學道

者出於二學主於擴聞見增智識爲學日益精進也主於黜

聰明減情欲爲道日損恬退也豈惟情慾着不得當損之也

卽智識是金玉屑心中亦着不得當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可損矣無爲而無不爲則心與道合道與虛合何所不虛乎然則天下孰有之虛空有之也虛空孰有之無事有之也聖心無事道器兩忘取天下而置吾太虛之中天下不爲大我心不爲小倘有一事纔着纖塵安足以納天下於方寸○李息齋曰爲學所以求知故曰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曰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曰益者所以爲曰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爲矣至於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爲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尙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尙不可得而況於取天下乎

上章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隨機應變不逆民物之情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

不以我為我乃見心中心○任用無方

以百姓心為心

人心我心同乎一性○隨

機應感

善者吾善之

與我同然○從而為善

不善者吾亦善之

亦與吾同○使之反善

德善矣

同乎自然

信者吾信之

萬神即一神萬氣即一氣○從而為信

不信者吾亦信

之

吾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德信矣

誰非此道

聖人在天下慄慄

無不敬也慄慄兢兢業業

為天下渾其心

忘其所以然○殊途同歸

百姓皆注其耳目

任其耳目聖人皆孩

之

復圭子曰夫人咸有一定之成心而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任物之來妍媸皆其自取先無常心也蓋百姓雖愚合之則聖故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上古之世善與不善同途也信與不信同轍也自後世分析太明善者善不善者愈不善信者信不信者愈不信斯亦無爲貴聖人矣是以聖人有道於此提善不善之綱而無善不善之目不善亦化爲善德善矣持信不信之衡而無信不信之權不信亦化爲信德信矣慄慄兢兢業業也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乃已雕已琢復返其樸也卽百姓注耳注目有分別心而聖人無分別想任其善不善信不信而皆孩之視如孺子之可教是以百姓之心爲心也而百姓安得不以聖人之心爲心乎○又曰

孩赤子也大人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聖人視百姓皆赤子則所以愛百姓者無所不至卽釋氏云我不輕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之謂也晚近以詐僞視民欲天下之渾其心必不得之數矣○李卓吾曰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常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爲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爲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觀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見彼不怒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愠釋然

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如此此
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為者哉

無常心則渾然應變皆孩之則冥其生死故次之以出生

入死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月圓月缺之類○生之徒十有三月自初三生魄至十五乃圓故日十

有死之徒十有三月自十六虧至二十人之生亦如動之死地然

亦十有三前半月其月上旬之十日自初一至初三乃十日之三

十日亦十日之日其月始生後半月其下旬之十日自二十八至三夫何故蓋人與以其生生之厚同乎天地之一

思三日其月已死蓋聞善攝生者無慮陸行不遇兕虎忘形入軍不披甲兵忘

我兕無所投其角身非我有虎無所措其爪我亦非我兵無所容其刃死生

者特一炁之聚散○不厚其生焉能有死夫何故是如以其無死地此心自若本無

有死奈我何

復圭子曰此章本為攝生而發出與入對死與生反凡人出

乎生則入乎死聽造化為出入而不能自制其出入故亦聽

造化之生死我亦不能自為生死非善攝生者也太上悲憫

眾生方生方死而不能尋一無死地步因為指點生死之道

昔蘇子由云以十言之三等入各居其三豈非生死之道九

而不死不生之道一而已矣太上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

得之耳予曰一即未句無死地是也無死地則長生矣顯天

下之人而觀之柔弱者生之徒能懲忿則火下降窒慾則水
上昇是水火既濟者生也水數六火數七七六一十三故生
之徒十有三强大者死之徒起忿則無明火熾上升縱慾則
苦海波翻下降水火未濟者死也水六火七亦合一十三故
曰死之徒十有三又有一等人知重生而不知生生之道所
謂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陽過盛則
火烈而水涸腎竭矣陰過盛則水溢而火滅心竭矣水火偏
枯亦不出七六一十三數故曰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何言乎動之死地蓋生生可也而生生太厚則愛之而反爲
害所謂害生於恩也出生入死所不免也人之大患以其有

身故兇虎可傷兵刃可戕善攝生者吾無有身忘我也任其
行任其入至於不遇兇虎不披甲兵則忘物矣角爪無所投
措兵刃無所容受所謂無身則無患矣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是知死者生之寄生者死之寄也我既得無生之理又何有
入死之地十有三之說解者紛紛惟水火六七之數爲是白
祖師箋註作月魄生死上講乃丹家正理未聞道者不解也
非天仙引度龍沙會上人安有福德獲此妙解哉愚請發明
白祖之說於後出生上半月之月入死下半月之月尙書曰
哉生明又曰哉生魄哉始也生明初三日也生魄十五日也
自初三至十五恰十三日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自十六一陰

生月魄始喪二十三二陰生月魄漸喪二十八三陰純月魄
盡喪自十六至二十八恰十三日故曰死之徒十有三以上
皆就月說至人之生句以下方借月說到鍊丹者之身上去
丹經云望前則血氣滿滿而藥力全望後則血氣減而藥力
少以月生死之理而驗人身血氣之盛衰與月不異故曰人
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太上言九留一不言此一卽一陽
也丹也人能欲見此一卽於人身方寸之地求之故曰坤地
由是坤下添一陽則爲震卦初三也震下添一陽則爲兌卦
初八也兌添一陽則爲乾卦十五也爲進陽火乾下而抽一
陽則爲巽卦十八也巽下又抽一陽則爲艮卦二十三也艮

卦又抽一陽復爲坤卦二十八也爲退陰符乃人身進退抽
添火候之妙用夫何故月受日陽氣以生以其生生之厚猶
未也聞善攝生之人潛行不溺則陸行有何兇虎入金石不
碍則入三軍安用甲兵乘虛如履實則以角爪投措乎虛空
虛空必不受以兵刃加臨乎虛空虛空必不容所謂內觀其
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是也
凡人以氣生者氣盡則死至人以性生者也性在虛空無來
亦無往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道家謂之不生不死釋氏謂之
不生不滅常考丹經大修行人以丹田爲日以心中元性爲
月日光自返照月蓋交會之後實體乃生金也月受日氣故

初三生一陽丹既居鼎吾心覺一點靈光或隱或現至初八而二陽產矣丹之金氣少旺元性少現則遍體生明矣月到望而三陽純元性盡現則光不在內不在外而此身如在虛空矣常能如此而金丹且半十六爲一陰產矣性歸於命之始也至二十三日而二陰產矣乃性歸於命之二也至三十日而三陰全矣乃性盡歸於命也方其始也以命取性性全矣又以性安命金丹之士纔見此物分明遂收於鼎器之中所謂性命雙修者此也蓋金日色月性也月明實本於金金之性實出於日月鍊愈堅萬劫不壞火日氣金入火而復其元性可以鍊成至寶號爲金液還丹

無死地乃生之以道也故次之以道生之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神也○道為萬物資生之主德畜之性也○元始祖炁化生諸天物形之心也○有形皆

稟道氣而生勢成之我也○陰陽相偶四時相因是以萬物物也莫不尊道而貴

德忘物道之尊德之貴忘心夫莫之命忘性而常自然忘神故

道生之神全德畜之性全長之育之心全亭之壽之我全養之

覆之物全○如是體道治國治身可也生而不有無心○忘機為而不恃無為○忘情長

而不宰無我○忘物是謂玄德道也

復圭子曰道為天地根故萬物非道不生道生之虛無杳冥為物之祖即元始祖炁是也然非德不畜畜長養也太和氣

氤爲物之母卽化生諸天是也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
地成形物旣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觀其成
物之功故知其道無位而尊無名而貴乃道體之自然又非
有以命之者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若王侯之尊則受命於
天卿相之貴則受命於君可稟命而得者亦可奪之而失豈
常然耶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以下皆言道稟其精
謂之生含其氣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
成謂之亭諒其用謂之毒作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生
而不有忘機也爲而不恃忘情也長而不宰忘物也是謂玄
德合道也○李息齋曰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

至於勢長莫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亭毒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立德

道生德養資物有始故次之以天下有始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

道生一

以為天下母

一生二

既得其母

二生三

以知其子

三生

萬物既知其子

夫物芸芸

復守其母

各復歸其根○知未守本

沒身不殆

歸根復命○常在

塞其兌

聽乎無聽○內境不出

閉其門

視乎無視○外境不入

終身不勤

無為○不勞而治

開其兌

神若出便收來○內境出

濟其事

惟欲是就○外境入

終身不救

永絕道根

見小曰

明

虛中則明○知幾知微

守柔曰強

剛中則強○軟能蝕堅

用其光

以心契心○物來斯照

復

歸其明

以道合道○放去收來

無遺身殃

心無一塵

是謂襲常

是謂之道○乃真常大道

復圭子曰首章始字母字兼天地人物而言此章始字母字

近取諸人身而言夫無始之先不惟無人且無天地是無極

也無能生有天下乃有始矣所謂太始是也即太極也道也

純指理說以為天下母母亦道也便着炁上說先天真一之

母炁是也人得先天真一之炁以生在母腹僅一兩及生身

之後每歲先天之炁長一兩至十五歲而先天之炁共十六

兩而為純乾之體矣此炁原我固有何以曰得不知十六歲

以後乾體破而成離必取坎填離而後能得彼先天真一之
炁卽眞鉛也得者得到我腹中以知其子子乃子氣卽我後
天之氣眞汞也此知不徒知先以免髓而制烏精耳旣知其
子復守其母者何也此守非空守先天炁與後天炁打成一
塊後伏烏精以擒免髓勿使復失也所謂守於坤而採藥守
於乾而運火也久久如是則結胎在此脫體亦在此形骸雖
沒道炁常存夫何殆之有太上恐人不知入門下手故又

云

塞兌神在心而舌不聲也閉門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
而精在腎鼻不香而魄在肺也塞兌閉門四字乃徹上徹下
工夫終身用之可矣夫人有怠始有勤終身不怠則不勤矣

若開兌而不能塞內者出也日日涉世以濟事外者入也終身憧憧雖有道者不能救其沒身之苦矣小細微也明字曰陽而月陰惟見極細密者方知陰陽精微之理而爲明明天道也守柔卽專氣致柔之柔弱其志之謂也曰強強其骨也又外柔而內剛明人道也用其光用日之光也以月爲藥之丹而採取必按月之盈虧以日爲火之候而動靜必俟日之出沒復歸其明者丹成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而歸其明於一已若旁門便孤陰不生孤陽不成無常一旦臨身輒爲身殃豈可如此學道者能按陰陽以修道非奇行也是謂襲人間日用常行之道可以長生而沒身不殆矣奚啻無

遺身殃哉○又曰兌與門人身上下孔竅之通稱參同契云

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可見閉下門為尤緊要

上章襲常謂密用常道也故次之以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一念而已行於大道一我而已惟施是畏一理而已○大

道○坦平甚夷○坦平而民好徑○思無邪朝○心不正甚除○宮室修治田○貪嗜慾甚蕪○性不

明○靈地無苗○邪僻有位倉○靈寶空竭甚虛○服文采好○榮華帶○利劍貪○嗔並

興○與厭○不知有淡泊飲食○渴思飲海愈食愈不足財○舍此道而逐物貨○有餘○合眼方休

是謂盜夸○人欲勝非道哉○於道不然○
○三毒擾攘

復圭子曰太上原是上德上德無知也無為也天下上德者

有幾人故不得不談下德之事下德則有知有爲矣介然猶
忽然也使我介然有知以行此大道惟施是畏已有所施則
彼有所受喪莫大焉行大道之時分明是恍惚之中尋有象
杳冥之內覓眞精安得不惟施是畏哉故對境忘境眞色不
色非知道者孰敢言之大道本至平至易而民好徑走旁門
以求速効欲得大道必不得之數也朝早也除去也朝甚除
不知火候矣田甚蕪靈地茅塞矣倉甚虛腹內不實矣外猶
服文采炫人帶利劍以降魔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夸誇
張也是謂盜夸誇以誨盜卽慢藏誨盜之謂也所以敲爻歌
云若是慳財並惜寶千萬神仙不肯來是也豈道也哉○蘇

子由曰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夸以誨盜哉上章使我介然有知有知則道心堅固故次之以善建不

拔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不出乎道
○根深

善抱者不脫

不離乎道
○蒂固

子孫祭祀不輟

以道常存

修之於身心也

其德乃真

真心○修
身以全真

修之於家

性也

其德乃餘真性○齊修之於鄉神也其德乃長真神○長修之久為尊

於國道也其德乃豐真道○治修之於天下空也其德乃普真

○時亨故以身觀身心中心○內有以家觀家性中性○有一

以鄉觀鄉神中神○有以國觀國道中道○有一以天下觀

天下空中空○有一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空中以此○

復圭子曰凡物有形可建者則可從建處而拔之惟修道者

不建以迹而建以神斯之謂善建不拔有形可抱者亦可從

抱處而脫之惟修道者不抱以人而抱以天斯之謂善抱不

脫至人在當時猶能使物不疵厲而年穀豐熟豈弈世而下

道氣長存而祭祀之者不如子孫之不輟耶蓋善建非虛建

也善抱非空空而無所據也亦以修之於身鍊精還氣鍊氣
還神鍊神還虛鍊虛合道所謂心無其心其德乃真天地間
獨有此真長存不壞耳其誰得而拔之耶號曰真人身
真則其餘皆真而家也鄉也隨其所修之親疎其德必至於
乃餘乃長也身真而國也天下也隨其所修之廣狹其德必
至於乃豐乃普也故以身觀身不獨真人有德可修身凡身
之皆可修也猶之以家觀家人盡家也以鄉觀鄉人盡鄉也
以國觀國人盡國也以天下觀天下人盡天下也吾何以知
天下不異於國國不異於鄉鄉不異於家家不異於身哉亦
以夫人之身同也德同也特患不知修耳使人能如真人修

德以修身則幻身悉真身矣何擇鄉邦與天下哉吾所以知其然者以此身真故也○河上公曰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兒友弟恭夫倡婦隨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子孫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恤卑幼化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爲長者修道於國君明臣良仁義自生禮樂自興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捷如影响其德如是乃爲普博然而皆從鍊心修身始故心正身修身修家齊家齊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矣

善建者不拔德之厚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

抱道

比於赤子

無心○純一不雜

毒蟲不螫

無畏○赤子無害於物物亦不

能害也

猛獸不據

無憂

攫鳥不搏

無虞

骨弱筋柔而握固

神全

未

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凝神

精之至也

杳杳冥冥○赤子不知男女陰陽故能全其至精

終日號而嗑不噎

性全

和之至也

恍恍忽忽○氣全而柔○知和曰常○常寂

○此天

知常曰明

大光明理○不怕念起只怕覺照遲

益生曰祥

靈源不竭○益則有損

心使氣曰強

真一常存○氣動則剛

物壯則老

人欲太盛○剛則易折

是謂不道

喪

本真○是人錯不道早已

真不立妄不空○喪失天真○益生使氣二句自相作正講至物壯方反說李祖則一直

反說下好

復圭子曰上章言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人之真者莫如赤子

故此章言含德之厚厚即敦厚之厚比於赤子赤子混沌未

鑿不識不知至人亦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耳赤子不知悅
生不知惡死故毒蟲不螫不知其螫也猛獸不據不知其據
也攫鳥不搏不知其搏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不知其不勝任
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其精全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其和
全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常也赤子以和全真眾人以利
爲貴故用和爲常道知常不變守之自明此含德之厚者也
○沈麟門曰峻赤子陰也嗑咽也噉咽嗑破而聲嘶也無欲
而自作精有餘而非心也終日號而嗑不噉聲不嘶心和而
氣不傷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天以冲氣與人而人保和之
以爲性命之常惟此和耳五倫具備曰和夫人於身和則德

冲而合真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眾和則合禮行師和則
有功和之義大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祥者吉凶
之先兆也人一受形素分已定非理益之必致凶祥莊子曰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氣惡妄作而
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強梁者死之徒致虛守靜則道也
道乃久歿身不殆致實剛強則物耳物壯則老豈道也哉是
謂不道不道早已已止也坐待速斃而已惟含德之厚者和
全精復與天爲一長生久視之道也

含德之厚則能緘默了悟忘言故次之以智者不言

玄德章第五十六

智者不言德 〇貴知 言者不智德 〇口頭三昧 塞其兌 閉目見

目閉其門 收心見自 挫其銳 觀我 解其紛 觀物非物 和其光

觀心同其塵 觀空非空 是謂玄同 聖凡一體 故

不可得而親 釋迦文佛參禪 亦不可得而疎 太上老君學道 不

可得而利 伏羲究易未 亦不可得而害 孔子夢奠方 不可得而

貴 道者心之 亦不可得而賤 心者道之 故為天下貴 〇一志

體 〇忘有 常獨存乃玄 妙同然之體

復圭子曰大道渾淪原無知與不知亦不涉言與不言第人

之所得有淺深是以有言有不言耳道非無欲不能觀其妙

妙不容言故知道妙者必不言非有欲不能觀其窈窕惟心

心相授故輕於洩漏者必不知竅夫道既不可言矣而非不可行也故聖人自有體道之工夫與其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塞其兌也與其多視亂色多聽亂聲不如收視返聽閉其門也道不露鋒芒挫其銳是可方可圓也道不掛障碍解其紛是冰融凍釋也道無我相和其光是被褐懷玉也道無人相同其塵是呼牛卽牛呼馬卽馬也以上數者皆在不言而躬行之中其道至深其理至玄其德大同是謂玄同若而人也不知身之爲道道之爲身指身爲道可指道爲身亦可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卽不離也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寵辱不驚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榮枯不染也况疎

原自親中致既不得而親之又安得而疎之害原自利中來
 既不得而利之又安得而害之賤原自貴中藏既不得而貴
 之又安得而賤之故為天下貴貴重也貴其平親疎齊利害
 一貴賤渾然一真人也世之學道者苟不能超乎親疎利害
 貴賤之外而思得道也必不幾矣

知者不言得其正也故次之以正治國

淳化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凝神○不偏不倚以奇用兵明心○權變之道以無事取天下了性

吾何以知其然哉得道以此道也天下多忌諱居移氣養移體而民彌

貧此心易失○在處觸法人多利器念念伏耀國家滋昏此性不明○法日增

而亂日起人多伎巧性靜情逸奇物滋起心動神疲○未伎所遷法令滋章以心盜

賊多有百念愈熾故聖人云如是如是我無為而民自化神之所化○不用權謀我

好靜而民自正性之所正我無事而民自富心之所富○不貴其貨我無欲而

民自樸我之所樸○草上之風必偃

復圭子曰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真也

以正教為治則足以立國之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時之

變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惟體道恬愉無心順物自然而天下歸之矣上古之

民忘帝力而不知其所為何忌何諱後世民動觸忌諱避諱

之不暇而何暇治生哉故彌貧古之人有什百人之器而不

用車與無所乘甲兵無所陳其治益醞後世爲符璽以信之人併符璽而竊之制五兵以防暴客人併五兵而盜之所以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李息齋曰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旣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蒙則盜賊安得不多聖人示以無爲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各得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復圭子曰大道本無爲也清靜也無事也無欲也安有正與奇哉第修道者不盡上德也以身爲國精爲民吾愛惜其精神而不耗散是以正治國也奇陽數也吾之陽神戰退羣陰而不令三尸六賊竊據於中是

以奇用兵也天下大也何物大於天下虛空是也非無事不能虛空非虛空不能藏天下聖心無事故能取天下而納於一掬之中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而知之一粒粟中藏世界是也夫天下人之所忌諱者死滅也乃動觸忌諱而死滅之期益促非民彌貧乎血氣用事者利器也不知利器乃戕性之斧斤愈令人愈暗而心迷情上生情者伎巧也不知伎巧乃戕性之么魔愈令人形逐而神馳繫心猿拘意馬者法令也不知法令乃招盜之淵藪愈令人三尸猖而六賊熾然則聖人將奈何我無爲而民自化鍊精還氣也我好靜而民自正鍊氣還神也我無事而民自富鍊神還虛也我無欲而

民自樸鍊虛合道也何以謂之富虛空中無所不有也何以謂之樸樸者渾然其未雕也精為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樸者所謂水銀一味周流遍歷諸辰是也

上章無為無事使民自化寬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

悶其民醕醕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天然○無為寬裕

其民醕醕

自然○因寬民富

其政察察

使然○有為嚴謹

其民缺缺

不然○人貪婪而不足

禍兮福所倚

禍福無門惟心自召

福兮禍所伏

損益也○忽福則禍必至

孰知其極

無有邊際

其無正

道無體○惟正可守

正復為奇

心不可測

善復為詿

道不可識○心實難防

人之迷

昧其本性

其日固久

無始以來有生以後

是以

聖人 我也 方而不割 圓通 廉而不剝 空寂 直而不肆 沖

○能曲全而不狂直 光而不耀 中正 ○含蓄其光天下化成復歸其明 ○王弼曰此皆崇本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復圭子曰上行下效捷如影響天道好還無往不復闕悶猶

昧昧似不明也醕醕是渾厚似無知也察察是吹毛求疵察

見淵魚也缺缺是民不聊生欠缺處多也政悶悶者無得在

我而有得在民故其民醕醕卓乎有古風政察察者所得在

我而所失在民故其民缺缺救死不贍也政悶悶而民醕醕

是禍兮福所倚政察察而民缺缺是福兮禍所伏始若為禍

孰知終反為福始若為福孰知終反為禍可見禍福無正良

由在人也正者反以為奇善者反以為詭是人之顛倒錯亂

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無正也自聖王既沒後之爲政者大抵以道化爲迂濶而甘心於刑名鋏薄之術矣民之迷其日固久豈不信然是以聖人則不然方而不割寓正於通也廉而不劌藏清於渾也直而不肆真正英雄從戰競中來光而不耀如珠藏澤媚玉韞山輝也以此治人則政悶悶而民醅醅以此自治則至陰肅肅而至陽赫赫此皆從本息末不攻而復之也攝生之道無出此矣

政有寬嚴民由禍福禍福倚伏天人之間故次之以治人事天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以天理勝人欲莫若嗇儉視儉聽夫惟嗇儉從約是

謂早服先得此理○早服謂之重積德有所操存○重積德涵

養則無不尅尅人欲無不尅克己復禮則莫知其極道如空虛○莫

知其極道即心也可以有國性與道合○有國之母神也可以長久

神與道存是謂深根固柢天崩地裂長生久視之道虛空消殞此神

死不生

復圭子曰聰明睿知天也視聽思慮人也吾之視聽思慮無

內擾治人也聰明睿智無外馳事天也嗇者有餘不盡之意

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而事天嗇又有而

不用之意一嗇則無所不嗇如耳儉聽目儉視口儉味鼻儉

嗅心儉思是也早不遠也服者服也復返本還原也嗇則返本還元纔嗇便復也早復則思慮甯靜而故德不損故謂之重積德若己損而後嗇僅足以補失耳德愈積則神愈凝神凝則吾心純是一團天理理淨則欲自化故曰無不尅無不尅則故吾全而我身渾然一太極矣故曰莫知其極國身也可以有國則身始爲吾有矣祖炁是人之母炁爲有國之母也能嗇則不但可以有國而又得其祖炁是得其母也可以長久矣人身上丹田泥丸宮棲神也非後天之神乃先天之元神也下丹田水精宮藏精也樹根深則不拔人以精全爲根深非後天之精乃先天元精也中丹田黃庭宮藏氣也花

蒂固則堅實人以氣全爲固蒂非後天之氣乃先天之元炁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柢音帝木之直根也神全爲妙合妙合虛也虛則合道矣鍊虛合道爲聖諦第一義卽釋家最上一乘之法○清菴李祖曰接上章其政悶悶之義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歛以身言之省言語節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屏視聽盡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

事天積德有國之母故次之以治大國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

盡其心者知其性

若烹小鮮

治心亦甚易○不敢妄動

以道蒞天下

道不遠在身中

○清靜 其鬼不神 無妄○陰魔俛首使 非其鬼不神 幻盡 其神 剛暴無所施其能

不傷人 心境兩忘物我一空○邪不 非其神不傷人 爾為爾我

恃威 聖人亦不傷人 於我何有○ 夫兩不相傷 心復何故○形

德相 故德交歸焉 惟道而已○

復圭子曰治大國是治身也身有性情有精神先要全其性

完其本來面目而不以人為害之恐傷性也若烹小鮮者不

敢妄動恐傷鮮也以道蒞天下欲人人不戕其生不賊其性

無干陰陽之和是聖人與天地同心矣鬼神感其明德方為

聖人用而不自用安見其神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吾幻盡

而真全則陰魔亦化為陽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即

我之分神也鬼屈而神伸聖人出有而入無是兩不相傷也
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則聖人與鬼神合其德也

德交歸者能謙能下故以大國者下流次之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以大就小天下之交以小就大天下之牝無大無小

柔牝常以靜勝牡以靜制動以靜為下無事故大國以下眾動附

小國不競則取小國靜定小國以下大國處順則取大國此

固存容故或下以取靜或下而取止觀大國不過欲兼畜

人神者萬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心者道之源夫兩者即心是道

順各得其所神亦道性亦道故大者宜為下除垢止念

太上道德 心集四

復圭子曰此章全是借勢喻道柔勝剛靜勝動天下自然之勢也亦理也道也吾且以其勢言之上善若水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大國者下流不擇細微無上入之心則可以合天下之交牝之道常以靜制牡以靜下人所謂靜爲躁君是也大國能下小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大國則大國納之有作大吞小小吞大說亦可或大國以下而取小或小國因下而取大夫旣已稱大國矣復何加哉不過欲執牛耳爲盟主示廣大以明得意兼畜人而已小國欲修職貢以事大國免侵凌豈無觀釁而動之念哉此兩者各求得其所欲大國德之則委心聽命不德則轉事他人若大國失一小國天

下因之攜貳豈大國之福哉故曰大者宜為下此聖人執謙卑以自牧處上而下下處下而益下以此道而修身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此大者宜為下之意也

大國謙下抱胞與之道故次之道者萬物之與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與

心者造化之源

善人之寶

一滴真金源流天造○至尊至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不善人之所保

人各有心此心常存○皆賴此道

美言可以市

至言如寶○尊足以悅眾

尊

行可以加人

道可貴

人之不善

昧道

何棄之有

道亦在○亦可使之反善

故立

天子

心也

置三公

神氣精也○作之君作之師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世之所貴

不

如坐進此道我之所寶○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在我不曰求

以得不離乎心○有罪以免耶純一如初○故為天下貴道者

奧之

蘇子由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

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

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

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

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

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

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

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污也。○復圭子曰：道生萬物，有萬物而道斯顯，舍萬物指道而道益奧奧也。深也。玄深而不可窺，非有道者安能測其奧妙耶？善人學道者也，道不外性命，善人以此爲寶而珍重之，故終爲我有不善人，囿於道者也。非斲喪其真實，卽輕弄其命寶，安可不保之而勿失耶？所以不知道者，惟無善言與尊行爲之導耳。夫一言之美，且可以示訓而人無不悅從者；一行之善，且可以遵行而人無不加敬者。況此大道人皆可修，豈因其不善而遂棄之耶？故學仙須是學夫仙，惟有金丹最的端，遍訪仙師倘得其人。

立爲天子以主持丹道惟其命而莫之爲也古云眞仙易得
伴侶難求又要廣覓雲朋選上根利器三人爲伴侶是置三
公也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萬民廣教
化者也資之以調和鼎鼐燮理陰陽以輔佐主持丹道者同
登彼岸如天子之三公也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古
者進謁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壁以先入故曰拱
壁以先駟馬立天子以下四句乃古語古人以拱壁駟馬爲
極貴重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者見壁馬爲輕
而此道爲重所以然者何也此道人人本具是以求則得之
有罪謂陰陽之患得道則個個圓成而逃出陰陽之外非有

罪以免耶故拱璧駟馬非貴重也惟得此奧妙之道始為天下貴耳故曰道者萬物之奧也

得道之奧者為天下貴無為之效也故次之以為無為

恩始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

心也○藏神於神

事無事

性也○藏心於心

味無味

神也○藏形於形其味幽長

小多少

總在其中○倒行逆施

報怨以德

心不外物○所施惟德不知有怨

圖難於其易

抱一○其微易散

為大於其細

執中○涓涓易塞

天下難事

道也

必作於易

○從微至著

天下大事

神也

必作於細

此心○積小成大

是以聖人終不為

大不自知其大小○不自聖而人聖之

故能成其大

性等虛空

夫輕諾必寡信

易悟則易疑易

得則易喪

多易必多難

大迷之下必有悟

是以聖人猶難之

不可說破

故終無難

欲其自得○得
之難失之難

李息齋曰爲無爲則己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
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
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大小多少尙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
報施之間乎吾所謂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
有所報者哉旣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
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爲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
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
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
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爲而先諾事未至而多易先諾則

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嘗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復圭子曰萬物皆有爲有事有味而主張此有爲有事有味者非有也無也惟聖人得道之奧能以無而藏有爲無爲不擾其心也事無事不鑿其性也味無味不驚其神也方且齊大小一多少渾報施平怨德謹易中之難慎細中之大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也夫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而聖人終不爲大也何物大於天地虛空是也聖心至虛故能藏天地於虛空而成其大也世之易於諾者必難於信况學道大事從旁門按摩吐納存想閉息諸家皆

易遇而難成是以聖人鍊金液還丹須要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方能追二炁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和合四象始得玄珠有象脫胎神化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呂祖云東華木姓老仙翁獨坐長房未有功忽遇西王金聖母靈丹一粒便騰空所謂難遇而易成者是也

聖人猶難之宜持安於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道可持其未兆易謀道可思其脆易破道可悟其微易散

道可一為之於未有不知其始治之於未亂不見其尾合抱之

木如道也生於毫末防微杜漸九層之臺如道也起於累土從微至著千里之

行如道 始於足下在我自到○為者敗之道不可窮○執者失貴在自治

之道不是以聖人無為與道合一故無敗千古不朽無執與神合無故無有為

失萬世常行○民之從事不知自然○常於幾成而敗之有為者亦

有敗○不謹其慎終如始知此心則無敗事無為者無成敗○始焉得其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無為○欲不貴難得之貨道無學不學無事

○學人復眾人之所過覺空覺滿○人之所以輔萬物之自然

與時偕行而不敢為性空○識法者恐

復圭子曰眾人逐於物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惟修真志士

正心於安靜之始抑情於未芽之初易持易謀也攻人欲於

弱植之時消塵垢於涓滴之間易破易散也安也未兆也而

持之謀之則是爲之於未有矣脆也微也而破之散之則是治之於未亂矣此所謂圖難於易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道之變化基於致曲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道之高明根於無息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道之高遠發於卑近也此所謂爲大於其細也以上皆謹始之事以下復言慎終之事道不涉造作稍加人爲未有不敗者道不涉方隅稍涉膠執未有不失者惟聖人無爲故無敗善建者不拔也無執故無失善抱者不脫也民之從事不免有爲有爲則有成敗矣慎終如始則無成敗惟一有恆而已天道有恆則長久聖人有恆則無息修真有恆我卽道道卽我心卽道道卽心與天壤俱敝可

也豈有敗事者哉是以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眾人
之所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難得之貨有不欲矣聖人非無
學也學眾人之所不學眾人之所過聖人之所復也若夫因
循之學有不學矣復卽復禮之復復者復其常也若能復則
過歸於無過矣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亦欲人人如吾
之欲不欲學不學而無爲也○李息齋曰譬如合抱之木生
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爲之
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
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爲之卽爲敗之有意執之卽爲失之
由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吳幼清曰慎終如始又承

上章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
 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
 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
 不為大而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

上章無為無執而不敢為故以古之善為道者次之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

我也

非以明民

不使其有知

將以愚之

昏昏默默其政悶悶

民之難治

心亂

以其智多

靜而易昏動則易散其政察察

故以智治國國之

賊

覺亦是念以智其民不足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無所覺知而已導之以德其民有餘

知此兩者亦楷式

道貴如愚愚中不愚寬則得眾盡法無民

能知楷式

抱虛守冲

是謂

立德教文

立德深矣遠矣

道為萬化之宗

與物反矣

道在萬化而非萬化○我貴德

物貴智德與智相反

然後乃知大順

萬物出乎道而入乎道○逆行順化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開天者也以智治國開人者也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厚而缺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楷模也式法也當知智者為賊不智者能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能知楷式是謂立德立天也與天同德也下徹曰深傍周曰遠反乃順也溫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立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復圭子曰此章分明是為治身而發非言治民也觀首句古之善為道者一

道藏輯要

太上道德

器

心集四

句便知宗旨非以明民不可使知之也將以愚之卽前塞其
兌閉其門之謂也夫人目淫於色耳淫於聲一身精氣不保
而難治者非無知識之民乃民明而智多之故耳身猶國也
心猶君也故以智治國日鑿一竅而渾沌死非國之賊乎不
以智治國已雕已琢復反其樸而元精完非國之福乎此兩
者相提而論知之非難真能知爲難故能知不以智治國爲
楷式是謂立德可以爲天地始者此也可以爲萬物母者此
也深矣遠矣卽立德之謂也豈物之所可倫乎蓋物情
尙智而順乎物者逆乎道也大道若愚而與物反者與道合
也行日蹈水火不傷入金石不碍足徵善爲道者以至大順

之境矣

善為道之士卑以自牧乃至大順故以江海為百谷王次之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心所以能合道以其善下之虛而能容寂而不見故能

為百谷王心為萬物之主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人知道必以言下之示之以無自

退自謙之意欲先民使契乎道必以身後之先忘其心是以聖人處上

而民不重道大○民處前而民不害性空○民是以天下樂推

而不厭與物無碍○中心悅服以其不爭不與物競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之自然

○天下和平

復圭子曰攝生之士以養氣爲主中丹田卽氣海也仙彥曰
欲得長生須久視久視於上丹田則神長生久視於中丹田
則氣長生久視於下丹田則形長生然而神卽火也氣卽水
也又曰凝神入氣穴氣歸元海壽無窮也人身以氣海爲眾
竅之所歸附亦猶江海以善下爲百谷之所朝宗卽上善若
水之義也善爲士者沈潛不露以下爲上寓先於後克己復
禮也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天下歸仁也天下樂推
而不厭猶百川之歸附於江海也水流而心不競故疾而不
遲聖心與物無競故天下亦莫有與之競者○呂註江海之
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則能爲天

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有立德者乃所以下下之道也莊周以爲以此處下則立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立德升聞則立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民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

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立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爭之量其道最大故以天下皆謂我道大次之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

道大性空萬物惟尊

似不肖

如愚

夫惟大○故似不

肖

默默○似個甚麼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不可分別○纒

我有三寶道尊

德保而持之

道不一

一曰慈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仁惠

二曰儉

少私寡慾○節約三

曰不敢為天下先

忘其所以忘我○謙退

夫慈故能勇

其力大○無不克

儉故能

廣

其量深○無不備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心廣體胖○無有不服

今舍慈

且勇

逐物○逞強

舍儉且廣

貪嗔愛慾○逞而且縱

舍後且先

急欲求成○恃強

死矣

不見乎道夫慈仁也以戰則勝身心不動以守則固靜以待之○天

將救之其德亦然以慈衛之乃與道合○天地大德

復圭子曰此章是太上白描寫其道德非泛泛言也愚於千

百世之下猶能想象於千百世之上不啻謁太上於羹牆間

也似如也肖像也不肖愚也夫天大地大天下皆謂我道大

似天地不知我其如愚也哉夫惟道大故我似不肖道也若

以我為肖道我其細也夫非大也夫道尊而德貴大無不有

我特有道之三寶而已寶而持之非富貴也非金玉也亦非

玄之又玄也一日慈體天地生生之心保全性命如履水也

二曰儉法天地收斂之意愛精神如捧盈也三曰不敢為天

下先效天地謙虛之德守遜讓而未違也夫惟真慈者屈於理而不屈於欲無欲故剛能勇也惟真儉者嗇於妄而不嗇於誠無妄故裕能廣也惟真謙者怯於悻悻自好而不怯於以道器自任任重故成其爲器長也若如世人舍慈而勇可謂勇乎舍儉而廣可謂廣乎舍後而先可謂先乎祇死耳夫慈以戰則勝所謂戰罷方能見聖人也以守則固所謂大小無傷兩國全也倘毫髮差殊戰不勝而守不固天猶見憐而多方以護衛之鑒其慈也悟真篇云大藥修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董思靖曰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

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鋷蓋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乎

以慈衛之故次之以不武不怒以明不爭之德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慈和善戰者不怒寬泰善勝敵者不爭安穩

善用人者為之下小心翼翼是謂不爭之德順帝之則是謂用

人之力天理自見是謂配天此心為大古之極大道乃明

蘇子由曰士當以武為本而行之怯若以武行武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

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我出於爭則未必勝矣

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之人皆
吾用也○釋德清曰此章言聖人善於下人以明不爭之德
釋上三寶之意也一章主意只在善用人者爲之下一句乃
假兵家戰勝之事以形容其慈乃不爭之至耳○復圭子曰
士戰士也戰士必武必怒必爭兵家之常也善爲士者獨不
然不武非全無武也所謂兵莫慘於志而鎔錐爲下也不怒
非全無怒也所謂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不爭非全無
爭也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皆非正意主意在善用人
者爲之下一句無論行兵治國必出此道分明欲學道者亦
當着心爲之下所謂識浮沉明主客是也若乾上坤下正位

干戈未嘗有殺人之心而無失吾寶者也輕敵樂戰則吾心與物相刃卽戰勝何獲焉故兩兵相加有哀憐勿喜之心者先勝蓋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哀者得人故也○復圭子曰此章借用兵以明火候也大修行人入室行持鼎鑪在前彼爲主浮也我爲客沈也所謂用將須分左右軍饒他爲主我爲賓是也昔大禹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分寸之間天仙相傳之火候也行火如行兵故謂行無行如無手人能行拳故曰攘無臂如敵在前而非真敵故曰仍無敵提起我身中無刃鋒芒劍故曰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勸君臨陣休輕敵是也輕敵則喪吾寶恐喪吾家無價珍是也亢者逆也順則彼爲

容而我為主勝在彼也哀者慈也悲也亢兵相加木愛金順

義金戀木慈仁故哀者勝矣

哀者勝謂仁慈自然無敵故次之以易知易行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心而已甚易行道而已天下莫能知不知心莫能行信不及也

不知道言有宗無為事有君無念夫惟無知冥然

是以不我知我即是我尚復知我者希知我則知有此則我貴

矣我亦非我是以聖人知我被褐懷玉終日如愚內蘊

復圭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豈以聖人皆人所不能知不

能行耶不知太上所言所行皆性命之正理日用尋常甚易

則爲否而萬物不生乾下坤上則爲泰是天在上而用在下也聖人身處人上而心在人下百姓不識不知忘帝力於何有是謂不爭之德先師而後臣跪拜而後推轂是謂先下人而後用人之力故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爲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接上章不武故以不敢爲主而爲客次之

立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忘我

不敢進寸而退尺

不敢有所

爲謙退是謂行無行

爲無爲

攘無臂

事無事

仍無敵

守無守

執無

兵

味無味

○為下禍莫大於輕敵

見聞知覺常下心

輕敵則幾喪吾寶

照見生空

○強

我自我

哀者勝矣

一日慈○仁人

梁者死之徒

故亢兵相加

物自物

哀者勝矣

之兵天下無敵

釋德清曰此章多在用兵上說故不得老君之意觀首一句

乃借用兵之言至輕敵喪寶則了然釋上慈字以明不爭

之德耳○吳幼清曰用兵有言是用兵者常有是言也為主

如春秋征伐之盟主也為客如春秋諸侯應接之師也進寸

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為首兵但為應兵故不敢近進甯於

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攘臂而怒前進就敵執其兵刃仍就

也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就則雖

有敵如無敵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雖動干戈而猶之無動

行而易知者胡人莫能知而信不及莫能行而趨旁門乎一
部道德經或正言或寓言或顯言或隱言總之殊途而同歸
故曰言有宗天下窺其宗者誰乎或藏正露奇或闡常含變
或緣天證人或因外表內總之百慮而一致故曰事有君天
下得其君者誰乎此易知易行有宗有君八字括盡金丹之
旨學者當先於易知易行上歸根復命又於易知易行內覓
宗覓君斯得深根固蒂之道矣夫道卽我也知道卽知我矣
奈何世無知道者安望其知我乎要之我之道原平易非貴
也第物以希爲貴知我易知易行者希則反以我有宗有君
爲貴矣是以聖人被褐和光同塵也懷玉我有三寶也如被

裼而不懷玉所謂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鑪斯亦無為貴聖人矣

接上章吾言甚易知以見聖人真知之妙也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

吾所謂知知與不知不知之知乃是真知

不知知病

知知一字不圓○不知道而言知者是妄

知夫惟病病

病在於知○惟恐有知

是以不病

塵去光生○終無妄知

聖人不病

無念

之念亦復如是○知如不知

以其病病

一念不存此心乃見○忘其所知

是以不病

三界一切○無

知所不

復圭子曰聖人之於大道果且有知乎哉先說無知則不能入道後說有知則不能得道聖人始以無知遣其有隨以不

知遺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世人於虛空之中
橫生意見清靜之內忽起山河捏目生花迷頭認影不知中
之妄知為病也久矣若知妄知為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
瘳矣聖人所以知如不知而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
病也

不知知病所以無忌憚故次之以民不畏威也

愛己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

人不能究心
無忌憚

大威至矣

死生大事無常迅
速○自作自受

無狹其所

居

神無方○毋離清靜而行
躁欲所謂居天下之廣居

無厭其所生

性無滅○棄謙
後而任威權

夫惟

不厭

道無盡
不自厭

是以不厭

心無形○人不
厭道不厭人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

見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自愛不自貴無法可設無道可得○故

○聖人不放肆其情
云彼取此自知不自見
自愛不自貴

復圭子曰傷生之事非一而縱情者必亡人之所取畏者祗

席之上名利之韁小威不畏死亡立見大威至矣居處也厭

足也人生往往以高粱大厦之室為居非窄也百年易足之

生為壽非促也甯知我清靜無為身藏法界心包虛空可狹

其所居乎甯知我謙後不盈生者易滅而生生者不滅可厭

其所生乎我不厭其生愈久則愈有全生之道生亦不厭我

長存則長有延命之術是以聖人自知發光不表表示人以

見於外自愛韁玉不切切貪生以貴於人內有自知自愛之

實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民不畏威故次之以勇於敢則殺也

任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有力於翦除妄念也

勇於不敢則活

有力於守雌抱一也

弱者生之徒

此兩者

能殺能活

或利或害

吾道如劍不能持者傷鋒敗刃

天之所

惡貴乎無所用

孰知其故

道本空相

是以聖人猶難之

道易知而

不易於行心易悟而不

天之道

而已

不爭而善勝

無為

不言而善應

無念

不召而自來

無著

然善謀

自然無所不克

天網恢恢

何物不在此道之中

疎而不

失

此道常在萬物之內

沈蛟門曰夫見義爲之之謂勇自勝之謂強至人之所謂勇
勇於慈勇於仁且勇於敢則不慈不仁殺機旣動安能庇其
身勇於不敢則慈仁得之安得不活其身此理之常也然天
下事亦或以敢而反生或以不敢而反死世人疑之遂謂天
道無知人之所以失懼於天而天之所以惡人者雖聖人猶
難言之非難言難爲人一一言也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
知其已患天道之難知也雖然天豈終難知哉不與物爭於
一時而勝之以久不諄諄與人言而應之如響不待禱求請
召歆然來格坦然平易不迫而其經營謀度之處非人思慮
之所能及王法雖密猶有幸而逃誅者天網疎濶恢恢大矣

豈但漏吞舟之魚然要於終而必勝之吉凶禍福毫釐不爽
天豈不可知哉○復圭子曰此章是太上教人學道工夫始
入門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祖師云斬魑滅魅多長生
故勇於敢則殺殺是殺妄念也及其有所得後專氣致柔能
如嬰兒用力於知雄守雌所謂魄滅魂昌故勇於不敢則活
活是神活也此兩者一以剛爲剛一以柔爲剛或毫髮不差
則無往而不利或對境着境未免有傷而損害矣雖曰天道
福善而忌盈然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道之成與不成不敢必
也惟有積功累行而已中人之難難於一刀兩斷聖人之難
非敢也猶以勇於不敢爲事所謂知之非難而行爲難善始

非難而克終爲難也况中人乎欲明人道先須識天道不爭而善勝是不勝以人而勝以天吾法之而氣化也不言而善應是不應以口而應以事吾法之而念化也不召而自來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吾法之而神存也坦然善謀任用自然無所不克吾法之而神化也何物大於天虛空是也何物容乎虛空聖心是也故天網恢恢大也造化雖宏能包有形不能包聖人之無形疎而不失密也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聖人之無氣人生至此縱橫自在升玉京朝帝闕方爲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學道如是甯不快哉

勇敢則殺常不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

制感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

此念不化此道不全○肆情逐妄

奈何以死懼之

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若

使民常畏死

只知貪生不知有死

而為奇者

死生亦大矣

吾得執而殺之

安能殺其

心孰敢

其心使

常有司殺者殺

心為司殺能絕百念

夫代司殺者殺

我心與他

心雖同不可以我心代他心也

是謂代大匠斲

絕生思維便成擬議

夫代大匠斲

事物之來情慮

及希有不傷其手矣

謹者不言言者不知

張耒曰夫人之生不殺於衽席飲食疾病則殺之於盜賊刑

戮者過半矣是人之死實未嘗知畏也而畏民者不過示之

以死亦惑矣苟畏死即則吾取奇衰者而殺之宜民孰敢為

奇以取戮也然而為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民也明矣○

沈蛟門曰萬物生於天而殺於天惟天司生亦惟天司殺人與人等耳無殺人之權也人而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代司殺者殺譬以拙工而代大匠斲鮮不傷其手矣烏能不殺其身哉○復圭子曰人生於天地間死其身者常有而死其心者不常有夫民非犯人道之患卽犯陰陽之患而死者不畏死也吾奈何以死懼之凡學道者先須鍊己鑄劍劍成萬里誅妖一電光也若民果畏死而外道旁門是爲奇者吾得執無刃鋒芒劍而誅之然而不能殺其心也孰敢殺之哉此一劍也常有司殺者我心之天君是也自鍊而自殺其妄念則心死神活矣他人不能代我殺也如有代我殺者是代大匠斲

無益於我而反傷於彼矣○薛蕙曰朱太祖道德經序曰朕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臣人執我見一日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但金丹之術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君之謂矣

民不畏死起於饑寒故以民之饑次之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人之不以其上食稅之多以其心之是以饑所以不民

之難治人不得道以其上之有為以其心之是以難治所以不民之

輕死人之不以其求生之厚以其心之情不是以輕死所以不

不顧危亡夫惟無以生為者勇於忘我是賢於貴生所以得道

李息齋曰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

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

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

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復圭子曰知道之民虛其心實

其腹今上以食稅之多致民之饑則民心實而腹虛與我無

欲而民自富者異矣得道之民弱其志强其骨今上以其有
爲致民之難治則民志强而骨弱與我無爲而民自安者異
矣有道之世民安其居樂其業而無天傷今爲求生之厚而
輕死是以形骸爲重性命爲輕與我好靜而民自正者異矣
蓋以生養生反所以賊生善攝生者先要殺三尸斬六賊併
世人厚生之事一切屏去所謂不求生而自長生其賢於貴
生遠矣

民之難治輕死因上傷和氣下多剛暴故以人之生也柔
弱次之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

水結成冰一團和氣

○其死也堅強

冰消即水○和氣散

萬物草木

之生也柔脆

水流原在海○和氣全

其死也枯槁

月落不離天○和氣絕

故堅強者

死之徒

死者生之本○剛暴殺身之本

柔弱者生之徒

生者死之基○柔和養生之根

是以兵

強則不勝

心離則道愈險○恃強則敗

木強則共

念頭不已心則愈○木剛則折

強大處

下誰使之念起心離○沉淪之本

柔弱處上

入道之基○昇騰之象

蘇子由曰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太和存焉則事無堅

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

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

粗必強大○復圭子曰此章總見大道無能生有積柔為堅

積弱為強柔弱者有之初也堅強者有之終也有還歸無人

物生死皆借有形者以喻無形之道學人當先究人物生死
柔弱强大上下之理方知以柔弱爲入道之基久之煉去堅
強之重濁者盡化爲輕清庶可以出入無騰雲駕霧長生
而不死矣○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
人不得君王強木不得處上共音拱柱也柱音主荀子曰強
自取柱兵強者則敗亡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常
爲眾木之所壓此說爲是更得本文正意

柔弱者謙之道也天道好謙故次之以天之道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

心之性
性之神

其猶張弓乎

有力○稱
物平施

高者抑之

省思
慮

下者舉

之奮精神○有餘者損之絕嗜不足者與之養沖和○天之道

心也損上益下損有餘而補不足生處使孰孰處使人之道則不然也亦心

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貪其所愛忘其自孰能以有餘奉天下要

忘我○損惟有道者忘心○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忘性功成而

不居○損其不欲見賢忘忘亦忘○

沈蛟門曰弓人調適弓幹使之和平則抑高舉下損有餘補

不足天道平等虧盈益謙故曰天之道猶張弓也人之道則

不然哀聚貧賤之財以益富厚取之盡錙銖而不遺用之如

泥沙而不惜損不足以奉有餘與天道異矣誰能與天合道

損有餘以奉不足其惟有道者乎是以聖人常出其身以任

事雖爲而不恃其能雖成而不居其功此損之至也損已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不可得也謂我心本不欲見賢人自以我爲賢矣○復圭子曰有一歲之天道有一月之天道有一日之天道修行人未明人道先須辨天道天道先要從一月日月盈虛消息上察起而後人身一陰一陽之升降可按也愚幸得遇真人與聞大道甫悟太上天道其猶張弓之說人間之弓必損有餘以補不足易知也天上之弓月出庚掛於庚酉之方一陽居下其弓張於月之初三日乎月見丁掛於丁未之方二陽居下其弓張於月之初八乎月盈甲掛於甲卯之方三陽象乾其弓引滿掛於十五之日皆

爲上弦之弓滿則謂之有餘有餘則當損十八月掛於辛戌之方損一陽而初下一弦矣二十三日月掛於丙午之方又損二陽而弦下一半矣二十八日掛於乙辰之方微陽將盡以象坤卦其弓已弛而不張自望以至晦皆所以損此月之有餘以補來月之不足修鍊者能月月行持進陽火退陰符如天道之補損周而復始此之謂性命雙修何憂不仙乎何爲人道不然一身之中所不足者陽也有餘者陰也反以情識損元陽而長羣陰孰肯損陰之有餘以奉不足之陽哉惟有道之聖人始而效天道之張弓有作有爲而不恃其勞旣而功成無作無爲而不居其功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聖

人殆一天道也○李息齋曰哀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哀寡以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己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不欲見賢謙柔之德也故以水德次之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人之生也而攻堅強者欲不莫之能勝心無

生死○棒其無以易之情念死矣○故柔勝心有力則情念

打不開勝弱心無為則天道乃天下莫不知人有莫能行人

理是以聖人言聖人愛國之垢藏心於心而不見是為社稷主

○受國之不祥

藏神於神而不露也
○處眾人之所惡

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蒼天中更添冤苦○
與物相反與道相合

河上公曰今夫水置之圓中則圓置之方中則方止之則止
決之則行然而大者能懷山襄陵高陵爲池深谷爲邱者皆
是物也其細則磨鐵礪玉皆以水資是攻堅固者無以易之
不可輕易也水能滅火弱勝強也齒先舌敝柔勝剛也天下
莫不知柔弱長久剛強易折也莫能行恥謙卑好強梁也受
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爲
一國主也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君能引過自任代民受
不祥之殃則可以有天下而王也正言若反者正言合道而

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復圭子曰上善若水五行以水爲本水能沉金漂木尅火蕩土此天地之水也其攻堅強信莫能勝也若人身之水腎也腎水足則五臟皆不受侵腎水竭則心火熾尅肺金金尅肝木木尅脾土死矣故大修行人寶此腎水如寶金河車轉運晝夜不敢暫留停所謂因燒丹藥火炎下故使黃河水逆流水能上行則火自下降是柔勝剛弱勝強也人人皆能知人人不能行何也好堅強之故也而聖人不然甯爲柔弱毋爲堅強未得道時忍辱含污如王在石中何垢如之甘魔受難如金遭火試何不祥如之旣得道後忽然真人出見小則不失本來之面目是

謂社稷主也嬰兒積漸變化大則分爲億萬之陽神是謂天下王也垢與不祥眾人之所惡是以正爲反惟有道者能直受之而不以爲反也

水之受垢眾惡皆和故次之以和大怨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情慾殺身必有餘怨情念不斷安可以爲善何以見是以聖人執左

契正念見前而不責於人不爲物移不與物競故有德司契以誠信及物

契心以道契道無德司徹自非寂然何能混融天道無親靈光獨耀

脫塵性靜情逸常與善人無得無失惟道是從

復婁子曰怨可和也必君父之仇方爲大怨不當和而亦和

之怨雖解而心尙存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
怨而不免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不如責己恩怨兩忘契符
合也喻至誠之能使人符信也聖人執左契於己而不責人
之報我有德於人可忘也人有怨於我不可不忘也至誠而
不動者有之矣然盡其誠而司契於己非有德者不能若無
德則司徹徹明也怨德大明不以厚道自居也豈知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善人卽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人也○吳幼清
曰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券中分之各
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
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

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所執徵謂執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已有持右契來合者卽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爲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爲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大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爲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爲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耳

執左契謂以道感民則自然契合無爭奪也故次之以小國寡民言知足而不貪也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大圓鏡中

使有什百

可養者也

人之器而不用

其國太平

使民重死

一念而不遠徙

念茲在茲

雖有舟車

無去無來

無所乘之

實無去來

雖有甲兵

無所陳之

不爭善勝六根清靜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這是道之源

甘其食

味道之腴

美其服

受道之庇

安其居

處道之安

樂其俗

樂道之和

鄰國相望

心心相照

境無心

雞犬之聲相聞

照見五蘊皆空

外

民至老死

灰心絕念終身在

道不相往來

如如自然忘其彼此

復圭子曰人身首戴大圓大國也心君獨處一腔小國也止

有君而寡民何也一身之中惟神氣精而已神即心也內有精氣外有耳目口鼻手足肢體屏而不用即使有什百人所造之巧器安足以役吾神哉真君高拱清靜澹然寂寞無爲之上故能役使百體從令護衛真君於方寸之中氣不耗精不漏耳目口鼻手足不妄馳所謂重死而不遠徙也夫有形之舟車其駕馭猶有限也無形之舟車瞬息千里萬里而莫知操縱金刃之甲兵其揮霍猶易折也無刃之戈矛生於一掬倏忽誅夷兼併而莫能禁遏今真君既住無生國裏雖有舟車能引人往來而實不往不來無所乘之也真君好靜無爲雖有甲兵以斬邪魔而實無邪無魔無所陳之也所謂心

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惟神遊上古作葛天無懷之民
復結繩之風所食者無味之味何其甘也所服者無色之服
何其美也所居者空中之樓閣何其安也所同者太和之俗
何其樂也○玄同子曰所比隣者徹上下周傍之國無不心
心相照而無所往也所狎聞者雞鳴犬吠之聲無不耳耳相
通而不滯於聞也蓋吾真君五蘊皆空六根清靜形如槁木
心若死灰卽至老死而其玄玄真湛之性如如自然之體已
超乎靡麗繁華之外久矣安見其往來哉大哉真人無聲無
臭至矣

以上八十章皆至道至言非徒悅視悅聽故次之以信言

不美美言不信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良藥苦口

美言不信

○不得動着口頭三昧

善者不辨

○無分別

相辯者不善

○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妄生差別

知者不博

○頭頭總是

博者不

知○只在目前

聖人不積

○不增不減

既以為人

○賊來便打

己愈有

○用之不盡

既以與人

○與物相接客來須省

己愈多

○普濟無窮

天之道

○生

○生不利

利而不害

○時清道泰無所不利

聖人之道

○為而不爭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則天之行慈仁儉約

呂知常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而能久美好之

言甘而悅人其猶醴也酌而易竭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於心者尙行而不尙口守樸素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
濁其淵巧言易於招尤取愆故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道
者明於理而達於根得其一何必博乎博者通於物務於事
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積德不積財
有德以教愚有財以及貧也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
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人演道德以爲人人受
其益而德愈彰如鑒之照而不疲分浮羸以與貧貧受其賜
而財愈有若井之汲而不竭故曰聖人不積旣以爲人已愈
有旣已與人已愈多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利而不害聖人
之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復圭子曰此章結局以天道

聖道並言分明太上以天道自處纍纍五千言可不謂美乎
不辯乎不博乎不爲人乎不與人乎然人當察其孰爲逆耳
孰爲悅心在信不信則美不美分矣察其孰爲守中孰爲尚
口在辯不辯則善不善分矣察其孰爲抱一孰爲馳騁在博
不博則知不知分矣凡人有一長必積而私之聖人有道公
之於人是不積也然此道人人本有聖人特爲一指點耳而
未嘗分我之所有也故曰旣已爲人已愈有此道個個圓滿
聖人特成人之美耳而其實不損我之故物也故曰旣已與
人已愈多亦有天道運而不積之意夫天道好生卽有時而
殺之而不害其生生之心故曰利而不害聖道不外慈儉不

敢爲天下先之三寶卽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不敢爲主而爲客之諸說皆是信言眞美不美眞辯不辯眞博不博未嘗積大道而私之於一己其五千言皆以爲人也與人也而太上之道何曾見其減乎迄今與天並高百姓蒙其利而無害道邁千古爲

三教祖

百王師誰敢與之爭道而馳乎學人有能得其旨趣之一二上則爲聖爲仙爲佛次亦可以超凡解脫而不作塵埃中人矣况有苦志潛心太上之道又不惜資財不憚艱辛以求之者乎他日必遇龍華會上人同飲刀圭羽翰自生而爲大丈夫

功成名遂之日也有志之士當念茲在茲而不頃刻忘矣

清菴李祖曰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
眞實之言淡薄虛妄之言華飾善爲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
辯者致爭之由故曰不善眞知者光而不耀故曰不博廣博
者明見於外故曰不知聖人損其所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故曰不積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眞視之不
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故曰爲人愈有與人愈多天
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無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
只這末後一章總發八十章之蘊也經云可道非常道可名
非常名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希言自然淡乎無味進道若退

明道若昧廣德若不足大白若辱曰希曰夷惟恍惟忽大音
希聲大器晚成正言若反己上等語雖不美聽其中有信故
曰信言不美可道可名可見可閔持而盈之揣而銳之金玉
滿堂善之爲善美之爲美樂之與餌聲味俱美以上等語雖
美於聽終不實也故曰美言不信若訥若拙若愚若樸若屈
若昏不尙己賢不貴奇貨儼兮若客敦兮若樸曠兮若谷渾
兮若濁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
以上皆不辯之善也尙奇務貨自高自大自見自是自矜自
伐勇於敢嗜於欲不畏威不畏死不知足不知止強知前識
昭昭察察以上皆不善之辯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

道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言而信
不見而名無爲而成以上皆知者不博之謂也知物知人知
內知外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開其兌濟其事舍儉且廣
舍後且先不知爲知皆是妄知以上皆博者不知之義也爲
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絕巧棄利
少私寡欲見素抱樸損之又損以至無爲去甚去奢去泰無
知無事無欲以上皆不積之義也至於曲全枉直窪盈敝新
萬物歸之萬民化之天地合之廣施博濟不窮不做不殆不
危用之不可既此爲人愈有與人愈多之義也天之道生成
運化利物平施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亨之壽之養之復之無

所不利至公無私惟德是輔不言善應不召自來高者抑之
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一切有情無不覆幬此
利而無害也聖人之道守雌抱一處柔行謙和光同塵後已
先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天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不責於人善貸且成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小國寡民自
以爲足使民返樸忘其彼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皆不爭之
義也只這不爭二字八十章之要也若是信得及的把這不
爭二字爲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至混元之境真常之道
至是盡矣象帝之先妙明本體得矣且道不爭二字作麼會
喚放倒門前名利竿着

小正集



寶章集

三

川崎川

公元一九九九（民八八）年五月初版

《中華續道藏》初輯第八冊

精裝一冊基價三〇元正

版權

所有



主編者 龔鵬程 · 陳廖安
發行人 高 本 釗
發行所及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二三三〇六〇七五七·二三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二三四一五二九三·二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傳真：二三五六八〇七六·二三三〇二三三八七〇

網址：<http://www.swfc.com.tw>

E-mail address: swfc@swfc.com.tw

本書若有破損或缺頁，煩請寄回更換，謝謝！

20000018

中華續道藏 初輯／龔鵬程·陳廖安主編。——

初版。——臺北市：新文豐，民88

冊； 公分

ISBN 957-17-1820-3 (一套：精裝)

1. 道藏

7



